



94374

君所爲古文記從前捧讀甚夥茲又得見所未見沖澹峭拔悃款解脫篇篇金玉何容更贅一詞而其中如喬公祠記王晴江傳痴儂道人小傳與劉念樓書則尤有服膺不釋者喬公祠記余亦嘗爲之時石君貽紙幅甚長頗延訪事實亦未詳言陸君先有此意故通篇未提及語多冗泛取其滿幅而已尊作不事鋪排獨於石君不負死友一節抑揚唱歎關係不淺王晴江傳亦曾爲之今稟已失去大致恐亦病冗不如尊作之簡重得體也痴儂道人工於書卽出其書以周人急濟人難此豈徒豪於酒者可比卽飲酒一事妙能曲曲傳出絕有神雨窗文存續序

采至與念樓書說念樓卽觸著自己無怪乎爲之痛爲之大痛而至嗚咽其推重允無愧辭余亦嘗作數行慰念樓而不能道出其中真意君能言人所欲言而加以愷切尺牘中那得有此蓋人以言傳有是人不可無是文余知其人讀是文真無間狀至集中所編識力卓鍛鍊精敲看敲妙殆學與時進者乎壬寅九月茂初拜覆時年七十有八

往余讀汪明經容甫文至其自序曰九淵之下尙有天衢秋茶之甘或云如薺未嘗不諷誦歎息而不能已去年之泰州程子小松以其亡友梅孝廉蘊生文見示發

而讀之危苦悽惻悲憂酸楚于性命之際因謂揚州水
土清淑卓犖宏雅之士輩出其間如兩家者摧藏抑塞
志不獲伸而歿獨其文章尙傳于世爲可慨也乃今讀
周明經兩窗之文竊撫狀渙惋其能而知其中亦有不
自得者也夫琴瑟鳴不爲無聽而失其調仁義行不爲
無人而滅其道故專門竝興篇辭爲貴本于德性之微
極于雅正渙粹之旨至于彌綸經緯浸益以到乎古人
雖時俗惑惑率無溪知其至者狀遇一二偉識者推于
其類方怪造物顛倒以福庸猥而有時無情于善士也
且夫士當不遇勤一世以盡心于文業適觸先我者灰
兩窗文存續序

二

泯埃滅于寂寞之下自不覺覽其遺文對之濡睫余曩
者獲讀明經所輯高郵耆舊集妄謂是雖窮而在下而
志足以傳其鄉先輩其亦有子桓旣痛逝者行自念也
之感耶狀則其毅狀以斯文在茲爲己責卽其以不朽
自待者也明經少承庭訓恥爲詭世媵媵之學其文上
者載道下者載心瀏狀以清淒狀以婉無悲喜歌泣甘
辛愉懣而設情有宅焉無菀枯舒慘忠怨善醜而置言
有位焉繼旨出思表曲致在文外使人心得意會耐適
鼓舞而終不知其所以狀抑亦善于茲事者歟要惟蕉
萃婉篤結慮司契而極于精思與其有所集微揆著感

激發憤既子其有不與其施一皆注力于篇翰故曰窮者之言工也今明經之文之工明經之窮之爲之也余向所謂卓犖宏雅者不又卒見之歟憎乎仍不免如兩家摧藏抑塞而徒垂空文于世也頃余旅食珠湖獲奉杖履後塵酒酣以往見其酡顏鬚發鬚垂皓白視一切適爾微笑蔑若不足爲及與營干載之功而研精盛業輒噓噓俯仰寄想于無窮又有以知其老將至而志固未衰也道光乙巳三月泗州傅桐谷且欲與余別曩君以徑尺紙索書生輓楹帖余舉李耳王湛兩人似之既復謂之曰君樂也非苦也慧也非癡也曷云乎爾

兩窗文存續序

三

君爲文操筆立就洋洋灑灑如神龍蜿蜒于太空樂一也室有賢婦同心黽勉客至脫簪珥質之腐羹立具樂二也有此二樂榮期子何足道哉余老且病隻手掇一囊聽點唱于風露中君未六十不向江頭問渡余束髮爲人師迢迢百里外君安視不出里門癡耶慧耶苦耶樂耶同不同何如也士大夫英年握槩皓首窮經饌箸滿巾箱一轉盼雲散煙沈不知凡幾君掇葺鄉先輩遺詩文一再梓行攄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孝友無間人言歌哭悉由至性得概以苦人癡人目之耶憎乎遭家多難中多感喟以故逢人輒歎余不善歎而善笑

雖疾痛在身每吃吃笑不止請爲君下一轉語曰誰謂
荼苦臣叔不癡繼自今花晨月夕二三知己斟濁醪數
杯當有誦余文而共笑者適君以文存續臺屬校卽書
之以爲弁言道光庚子立秋後五日愚弟孫應科
近來詞章考訂之學各極其盛而從事古文者卒鮮學
者以其爲體最峻每畏憚而不敢爲有毅狀爲之者必
爲人所嫉且笑無疑也周君兩窗喜爲詩間與之倡和
而未知其能古文也數年前余到通州講席枉贈以序
陳義甚高已竦狀異之今乃得讀其前後數十篇大率
杼寫懷抱及鄉里往來之佻紆迴掩抑情餘于文與襲
兩窗文存續序

四

古之貌者不可同日而語而起伏頓挫法度井狀乃悔
嚮者相知之未深于舉世之不可驟得者不幾于一鄉
而失之乎狀不免于嫉且笑者何也世溺于時文久矣
偶見一二好古之士卽共目爲坎軻不利之人而譏彈
之者復繩以時文之法苟有以合乎古必有戾乎今古
之人莫不皆狀亦何足爲兩窗慮乎余居家日少與兩
窗相見甚晚相別甚速而郵筒贈答一似以余爲可與
言者因質言其得力之故而詫歎之惜乎不獲尊酒相
從與之從容而商榷之也道光庚子二月愚弟夏寶晉
保年十七肄業珠湖書院見先生課卷捫蝨賦及秋海

棠詩讀之不忍去手其中孤冷之思感喟之意若有固
結而不可解者時蹤跡尙疎未悉先生之蓄念也戊寅
歲因葺舊文屢至敝居與先君子上下議論考訂務
得其真謹之又謹而警效所傳寓和于介始知先生之
真萬不可及辱教卅年來同爲鮮民同失雁序身世之
憂亦復相似先生猶殷殷于邑前輩之遺篇徵詩徵文
一再付梓時與二三故交酌酒賦詩登山臨水見有關
于風俗人心之事與夫聚散存歿之感伸紙濡毫直據
胸臆本真性情爲真文章懇懇勤勤皆非苟佻視保之
奢亂糾紛悠悠無成奚啻霄壤哉夫言者心之聲也窮
兩窗文存續序

五

者之言工也先生以古文爲時文而時文工矣爲古文
不摹古文而古文愈工矣保不獲晨夕過從每于文百
讀不厭蓋重有愛慕于斯者咎人云識曲聽其真不知
得附于知音之列否也道光乙巳嘉平月愚小弟印天
保

雨窗文存續

而文皆昭然不空且而錄一高郵周敘雨窗

臨澤鎮喬公祠記

北宋兩喬公理學名臣炳史策祀警宗偉已以其爲高郵臨澤鎮人也鎮人擇地奉粟主四時瞻拜陸采之倡其始得楊石君而成楊君曰亡友采之家無僦石時以喬公祠祀爲念道光庚寅率同志創日捐月捐歲捐法更歎歲而志不衰未幾以疫歿余悲其志未遂率同志踵前法以底于成成之日親至其門捐靈而告之噫如楊君言可感已夫喬公父子已祀學宮卽無專祠其鄉雨窗文存續

亦自不朽而祠宇一新使人知地有先哲肅然敬油狀景仰人心風俗繫於斯誠不得以其事爲可緩世之欲求福祥者禪宮梵宇慷慨布施及語以先哲靈爽所狂則漠不加意甚且迂笑之陸君獨毅狀倡於前豈人之所笑君之所喜與抑識趣有過人者與獨無如其未成而歿也未成而歿必有輾轉于易簣之日者使非有不歿其友之楊君崎嶇辛苦以踵其後陸君之志猶有傳而述者耶嗟乎友誼之衰也或陽諾而陰違或朝盟而夕背卽不至是而終始一念不以生歿移者有幾迨其事已成惻狀於故人之不及見咨嗟太息聞者動容

而謂幽泉之魄有不感格而破涕者乎倡始如陸君怖
其勇以要如楊君服其誠天下事無不可爲獨一祠也
哉楹之東並祀杜公洪照武功赫奕亦鎮人也以喬公
統之故但曰喬公祠云恐奪其鎮其鎮恐奪其鎮
纏絲懇摯寄慨遙深叵友有知定應泣下華一念癡
愚先生不以爲笑而許之益增知己之感石君
人傳事傳不俗不冗茶畦
序喬公祠絕不鋪排喬公一字只就不負交友意發
揮酣暢感慨淋漓勝于張耳陳餘論多矣彥之

雨窗文存續

冒雪登文游臺小記

二

游可自主乎不得而知也付之適狀而已邑有文游臺
距余宅稍遠己亥首春三日大雪時有東行之役默計
便道文游豈非快事又思及醒齋叩其門以所欲往告
則大喜醒齋復招其從兄榮畦俱往則皆大喜時辰未
已初三人直造其巔西望古刹嵯峨湖光隱約東望土
饅累累間以野田茆屋雪花噴灑放眼無際相與淪茗
清談過午雪愈大興愈狂復獨造其巔憑窗再望前之
可辨者已盡狂混茫一氣中諦視之遙遙如神仙宮闕
浮動有無海上三山其若斯乎恨不得浮航而去也復
與老頭陀聯句相視而笑謂不圖有今日之游猶恨座

無歡伯一二素心人未能悉來浮白大醉也朕既適朕
遇之不亦快哉時已未末三人肩扶下珠琲滿身瓊瑤
滿地且衝且踏窮搯大作闌苑仙人當此時也悵四賢
不可見無能爲之詩龍眠不可見無能爲之圖再望以
自文游臺歸過菜畦宅小飲言及鄉前輩文章風節
今日不多得則歎鄉邑利病已革未革者幾何已興
未興者幾何則歎少年子弟往往厭樸拙而喜機巧
則歎客歲除夕電而雷雷而雹八十老翁所罕見未
知茫茫者何如則又歎而余已模糊不能飲矣遂連
揖辭去記後又筆

兩窗文存續

三

兩窗好游尤善紀游斯臺爲心賞之地雪中獨游記
摹寫極矣此又不同彼雪後此冒雪雪後景靜冒雪
景動不同一彼約友而友不來此一約而友卽至不
快至再大喜至再不同二彼無頭陀之周旋此則瀾
茗聯吟彼無良朋之畱飲此則過菜畦由小飲至不
能飲不同三而其同焉者至則窮其巔也必東西望
以極其致也必復至中層俯仰復獨造其巔再望以
恐其有遺也文人豪致於斯爲極讀斯篇於其同以
求其不同可與赤壁比美

實甫先生

葱鬱峭蒨得此文乃不負此游恨余之無能爲役也

茶畦

胸無城府筆有化工

彥之

配韶結峭中幅跌宕鬯滿與天公玉戲俱是大觀

寬

甫

遠游有緣近游亦未始非緣余與雨窗山水游約往

往見之詩篇塵纓羈絆未知得遂何時卽此臺觀雪

之願曾欲其之而適遇此景又復相左空羨閨苑仙

人矣篇中描摹盡致處發人遠想人以游傳游更以

文傳

瘦生

惟冷人乃有此游亦惟冷人乃有此樂芒情四溢紛

雨窗文存續

四

碎虛空

穀甫

九日由天王寺至文游臺登高記

平居俯仰曠然有探奇弔古登山臨水之思偕同志不多得塵網又羈招游之篇更迭唱和而游迄不成其鄉邑至近可登眺者西無過禳社湖東則文游臺登其地者非僅動風流儒雅之慕一邑勝概得攬而有之而於九日尤宜夫事有始願如是而中止者有始願不必如是而獲所願者庚子九日同人醵集天王寺觀吳道子畫大士像纓絡莊嚴香煙浮動詫爲靈異物時適晴爽登高興發午鐘動後相率東行迤邐至臺之巔見四壁

新嵌石刻皆蘇黃孫秦翰墨而臨摹自時彥者覓舊嵌
石不可得拂拭塵土中則渙泮山人記在焉記有云余
李廣陵多從小舸往來三十六湖之上因登是臺嗟其
頽廢荒落思所以修葺而振配之是其有功斯臺爲何
如而始事之文曾不得與時彥之臨摹爭尺寸地其不
增新故之感者幾何要皆無足異也紛狀者今古欣厭
之情偶狀者臺榭廢興之迹而其卒不可變者則節義
文章之瑰偉照耀想像於無窮獨斯臺也哉爰卽游屐
所及補記之以見游蹤之無定益不禁徘徊俯仰卽其
所已至思其所未至如今日之寓目可感者又不知幾
兩窗文存續

五

何也至思其退未至取今日之寓目而想吾又不賦終

和序次古雅感喟處尤覺情深寶浦先生

又舊傳文游臺古僅茅茨渙泮山人始瓦甃而棟宇之

其記誠可不朽當亟與同人謀所以安厝之毋重兩

窗之感榮甍

情深筆雋粗淺人不能道一字後幅章法尤密寬甫

別有感慨入後更夷猶蕩往瘦生

喜新厭故世情多節義文章斷不磨一自訪碑標舊

事華嚴樓閣壽山河穀甫

文游臺補登高會記登而臨臺自觀意皆負舊地

邑有文游臺余童時卽登眺其地而與友生飲於斯者甚少十數季時曾攜榼往興未闌酒已罄解衣質肆合座歡甚數季前三月三日菜畦攜榼泛舟往余亦與焉壬寅歲十月九日枕善補佗登高會復有攜榼之興與會者梅瑞學圃帶山青箱及余也酒間序齒合計得三百五十有八分之幾各尋六十屈指數十年中聚斂存歿不知凡幾而余六人猶得以白鬚短鬢嘯傲臺上可不謂幸哉其時臺罔垣胥肉可收遠景臺之東有軒六楹可擴雪望今非舊矣臺左右谷之華闕舊家有余一再飲其中者有未飲而足跡屢至者今各在頽垣蔓草雨窗文存續

六

間而翹首斯臺煥然無恙若地運有不得持權者則由今日而逆數之有化余六人爲千百身歷千百歲斯臺之蹟與名皆在未可磨滅之數而余六人猶沾沾以現在之牽齒自多不大可矣也乎枕善季來游興未稍稍嬾矣是日忽而招冷用忽而具殺核乘朝曦出帶月色歸皆得言所欲言跌宕俛仰以爲快蓋一切存歿盛衰之感可佗莫鴉流水觀又何問乎斯臺之不可磨滅也則余之拈筆以記時日其亦余之贅也夫

入徑灑然中後因感慨復佗達觀正篇中所云跌宕俛仰以爲快者僕不能飲近復病嬾如此勝游直從

壁土觀耳噫實浦先生

序事簡持論高後半尤具剝蕞抽繭之致尺幅中遂

大有千里寬浦欲焚想金粟散坐余入林麻錢不讀

中豪邁韶卓仍不掩其夷猶宕往之致可謂逸情雲上

瘦生入生益鼠門大無市余未知斷與近斷暮雜更自

立文潞公居洛為同甲會共得三百十三歲此會季數

活過之真可化身千百仙心生韻讀之更足以豪穀浦

情所厭者冷也久而不厭者亦冷壬寅孟冬九日枕

善居士於文游臺補佗登高會仲冬五日卧菜畦主人

雨窗文存續

招復至齒最長者碧虛先生率同人往而登獨先且直

造其巔樓上五六蒲團相與鎔坐先生曰余生而好靜

靜則未有不冷者猶記未三十時讀書邗上之惠照寺

寺外無居民大竹千餘竿圍其門遂巡入殿前老檜對

立藤花聯絡花時無隙處兩廊幽寂如聞風雨聲僧徒

二人往往扃門入城市余了狀獨處或薄暮深更自房

中捫壁行翹首竹樹間露星光云二上殿覓蒲團坐坐

久而臥醒則佛燈熒狀金象如生余久相狎幾不覺身

之孤而境之冷也今此景猶歷歷外此輻輳繁華之境

過則忘焉嘻先生可謂得冷極者與因思先生橐筆文

場一時意氣陵轍者不知幾輩或皆變滅如屢樓寂寞
如先生靈光歸狀卽此推之當日諸賢守道叢謗播遷
江湖嶺表間不可謂非冷而偶狀憩息猶使人流連想
像於無窮冷亦何負於人哉游後飲主人宅酒籌無算
同人皆醺先生亦盍盍作朱顏加以夕陽反照四坐皆
春復相視而笑屈指年齡六七十者半焉其于冷甌
已各嘗之而春華秀發惟末坐一後生性樂與老輩近
亦似生有冷癖者則一游再游皆謂之冷游可也是日
游者茶畦主人碧虛先生醒齋赤盦末坐者帶山子猷
郎也餘卽前游中人

雨窗文存續

八

說冷甌而以迂叟發端甚奇中間兜合渾化是其細
意經營處

實甫先生

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已寫到極妙處矣文尤煊染出

色

梧生

幽秀峭折再游得此良不寂寞奈主人之不文何

茶

以冷字作骨處處爲冷字點染咎游今游皆冷境也

一至再至皆冷人也入後更以冷字歸四賢則尤冷
甌中大宗仰矣末座小子何幸得廁此會中更何幸

得附名此文中

瘦生

清迥在骨含毫渺狀穀甫

傅公隄碣記

邑有傅公橋里人頌其德久矣道光甲午橋圯山陰馮公曉江重修行旅已喜其復舊夫事之顯晦何常或止一事顯于前晦于後或一事分爲兩事彼顯此晦要其營度之始既皆出于惻怛之誠久遠周詳之識慮則其利必不止一時一事精神辛苦不可磨滅適有誠同識慮同者會合振興百餘年後而舊名遺蹟遂不期而昭于衆人之心眼傅公隄碣由修城掘地得之亦其類也近橋地俗呼馬路蓋國初驛路所經馬無入城之擾

兩窗文存續

九

因以爲名狀古之興大役者必不止避一時之患高郵澤國東尤窪下其先琵琶插水無所束毒盛漲一望迷漫我知傅公之築隄必不緩于造橋且橋偏于城東北碣得于城東南又知當日繞城而築通驛卽以護田其功更有大于橋者今附城多儒學公田皆腴壤皆隄之賜也利及庠序不誠大哉狀修復需時會合尤需人歲壬寅湘鄉左公莅任旣俾積廢之城垣煥狀一新復于城南得斯碣傅公之橋以隄而益彰傅公之隄以左公而乃顯良有司之利賴古今繼美豈不偉與抑可異者當掘地時因碑跌露土而求得碣復得帽碑之石乃碣

爲傅公帽則馬公篆爲去思者當亦有德澤感人其顯
晦或更有時而今已不可考矣傅公諱椿字喬年一字
毅齋滿洲鑲黃旗人宦蹟詳邑乘故不贅

縈紆卓犖色香俱古結尤令人味之無盡

覽甫

凡以隄名者皆爲防水設高郵城東北隅舊名海子
則地之沮洳可知築隄必不止爲通馬路傳者失其

實耳持論圓通筆力更足以達之其左縈右拂映帶

自狀則又君身仙骨不可強也

瘦生

類情指事昭若發矇深而通茂而有間

穀甫

四賢祠三鉅公祠合記

雨窗文存續

十

湘鄉左侯莅郵慨慕先哲未浹月修禊東郊之文游臺
甫晉謁卽移蘇公木主于正中復顧賓從曰臺名文游
爲四賢盍簪地其上有樓曷不更梯而奉之以別于近
人增設之六賢也乎先是州廨西有紹興三鉅公祠久
廢木主併祀忠義祠中而文游臺畔半山禪院未有所
屬侯遂欲移三公木主就之以三公皆有大功于高郵
也時因城池修浚未暇逮次第告竣詎吉率邑人士移
四賢于樓上移三鉅公于半山禪院各書額表之而仰
慕先哲之志以伸或謂文游之地宜祀四賢不宜及三
公不知三公當日捍衛之功多在城東北隅解元嶽廟

一捷彪炳史冊安知靈爽不戀戀于此者所僭生不同時耳使有宋七君子並生一時四賢贊絲綸于內三鉅公秉節鉞于外疆宇復而大功成憤懣舒而人心慰豈非千古一大快事乃雖不能聚之六七百載上而淮壖曩土猶得因蹤跡所經廟祠可附將英魂毅魄御風而來有時不同而地同地同而不啻居同者則未始非千古佳話而事之不容已者也噫四賢往矣三鉅公亦往矣朕既聚之崇基之上使人知四賢不徒以文章顯三鉅公亦不徒以武功耀其人皆非一邑所得私而俎豆馨香皆歷千百年而不可廢而俟之興祀頑懦思思預兩窗文存續

十一

防仰慕先哲以福我邦人者即于是乎在是不可以不

記精練簡潔中逸趣橫生配結蒼老亦無浮煙浪墨寬

迅筆直書自成一則名論令我一讀一思古人穀甫

集文游臺為蘇文忠公作生朝記

高郵郭東北有臺宋蘇王孫秦四君子嘗載酒論文于斯仰慕者即其地額以文游四君子有以感之也四君子中蘇文忠公生朝獨傳作供者不知凡幾而為壽于斯臺者少亦習而忘之耳公生有宋盛時君臣間不可

謂不遇而與湖海故交聯袂于郊垌寂寞崔嵬榛莽間
其孤懷遠略感慨未舒以言文必非絺章繡句之文以
言游必非娛目騁懷之游足以牢籠一切照耀天壤宜
也四君子以感而游後人即因游而感而于斯臺爲壽
者乃獨有左公得不謂之盛舉哉公莅吾邑百廢具舉
城垣旣修並築亭曰珠光爲邑人勸倦倦之意無日不
在斯臺三月三日已禊于斯復有生朝作供之約與會
者十一人衣冠肅拜獻牲奠爵侑以管弦黃童白叟踴
躍聚觀公乃跌宕歡笑命酒賦詩以傳其事尤盛矣噫
王爲寓公蘇亦過客孫秦兩君子則生斯土者乃欲求
兩窗文存續

三

兩龍圖之生朝不可得其傳否殆亦無定要旣文章氣
節之相同則即以是日爲四君子共有之生朝亦何不
可臺壁新嵌近人所鐫蘇秦墨蹟諸石公命以渙泮山
人臺記及錢君獻之所篆官箴補其下東西兩垣舊皆
有窗今全乎爲壁公欲于臺之絕頂增闢櫺牖攬一邑
勝槩則其茫然有餘思浩狀有遠志仰慕四君子而即
以接續渙泮風雅者皆自有感中來後人覽感于斯文
之額其亦有不能自己者夫

感于斯文四
字爲公新額

其拈感字貫穿今古可謂會心不在遠共有之生朝義

尤警動

寬甫

稭旨清峻阮旨遙深妙筆徵爲百東坡矣

穀甫

送刺史左公朴吳門記

癸卯十月望前二日刺史湘鄉青峙左公朴吳門任是日也天空無翳晴曦煦人刺史肩輿由署至皇華驛館香案紛排士民擁送有泣下者刺史揮涕別爲百餘年來所僅見余輩廁都人士祖道之末作而歎曰直道在人心豈不諒哉刺史權郵篆未滿二載以身率以誠感以威斷濟其慈仁禦災捍患愛士育才故士民感激有不約而同者嘗謂天下之治平由百姓之繫屬百姓之繫屬恃官長之拊循但使官長皆以百姓爲心則天下雨窗文存續

三

永享太平矣見士民臨別依依又慨朕謂余輩曰就百姓論天下事似不難爲但恐官長不皆以百姓爲心天下事又不易爲今百姓不忍別余猶余不忍別百姓自今以往願長得好官爲父母補余所不逮諸父老情濃誼重深切鮑子之感其各善自愛鱗鴻無間相見有期請辭矣握手灑淚珍重再三而別時漏已三下兩岸寂朕水寒月白刺史與余輩之心可印也登舟就寢展轉不能寐爰追憶刺史語並記其大略如此

序次簡明格韻蒼古

瘦生

遮道香筵頌政聲皇華亭畔淚同傾我公再攝秦郵

篆不待三年定有成穀甫

同游奎樓記

余壯嘗佗游三聖庵記謂斯樓爲麩客指名鶴詠幾無
虛日則斯樓之在魯其盛可想也樓盛時余懶游及由
盛游衰又以地遠未能游近復由衰漸盛乃得隨諸君
子一游而余季已將老矣夫地未有不以人重者邑無
崇岡峻嶺獨文游臺照耀耳目斯樓倚城上聳遠絕而
塵湖光落几麥隴浮青四昔景物幾與文游埒而名壓
其下狀壁間碑記序次邑先哲姓名謂其地爲書院兼
歲修祀事焉今雖稟主無存霽爽宛在卽謂斯樓之盛
雨窗文存續

西

而衰衰而盛駸駸與一邑相終始皆以人重可也斯樓
三十季葺輪奐重新一時賢主嘉賓聯吟成帙若序若
詩皆書而張之壁今重登斯堂已喪片紙而殘碑矮石
經百餘季久猶可拂流塵而讀信乎頑石之傳較永而
厄于蠹沙大石之磨礱者古今來又不知凡幾則能使
人留連羨慕不以久遠磨滅又自有不關文字者復何
問乎鶴詠之有喪季筭之盛衰哉今來游皆非少壯適
風日晴暄苔岑投契猶能鼓已衰之腰腳不杖不僮倚
欄拾級茗話移晷不可謂非一峯之興門外松一株蒼
皮黛色夷狀獨立若與吾輩老人映帶揖讓其厯世人

而閱人多宜莫如此叟夏將與諸君子擇佳日而訪之
低回慷慨寄託遙深末路更有不盡之意得此文不
負此游

茶畦

逸響天半聳之意遠

寬甫

賓主東南翰墨緣後賢風雅繼舟賢聯吟箋壁曾親
見彈指光陰四十季矮石殘碑半委塵老僧枯坐記
難真惟餘門外蒼髯竅兀傲能分冷裂人

穀甫

壁間碑記爲一國朝順治十季邑人張承烈等佗其
文本佗魁樓故有文昌書院之名與奎主武庫者爽
涉詳見枕譚居雜說茲故弗及

自記

雨窗文存續

五

答瘦生斫椽記

自記

丁酉歸自白門步壽軒見老椽仆壘驚嘆不能已椽何
恨於人而遭此一斫哉或曰子何見之不廣也十圍合
抱之木生溪山窮谷中賈人木客得而斬伐之茲椽爲
庸俗所指名當生之日伏網之機能終免於斫哉或曰
子言此椽名軒取音於緣旣謂之緣非我所尋主卽非
物所尋主子見椽而喜兩輩喜子之喜緣也人見椽而
惡惡而不免於斫矣緣也梟足爲椽異或又曰人之好
惡何常往往名伸於數百季後當其昔莫或知甚且沮
抑摧殘置之必死剗好人所惡惡人所好不得謂古今

所無也櫟之所其小者也或又曰卽子所記之老屋晚
翠名軒猶在人口而丁丁之聲已先此櫟而配可奈何
况子將舍櫟他往必有戀戀於櫟而徘徊不去者則以
式所絕子之望未始非子之有情於櫟累之也且不伐
於南歸之後而伐於未歸之日似深知子之痛惜於櫟
而免其式見人之無情於櫟安在非有情於子而又何
歎焉而又何恨焉顧自白門歸後瘦生卽以所櫟記見
示余之遷又將不遠若寂無一言微獨歎朕於櫟并歎
朕於瘦生之記而余究何言哉惟付之緣盡之緣與瘦
生共發一笑而已丁酉立冬笄八日題於櫟中

雨窗文存續

六

緣有配卽有滅緣可盡灰可生不顛倒於緣中斯解
脫於緣外有記者又有答者刪櫟之所也喪恨

菜畦

千回百折解脫語皆情至語也

瘦生

游絲裊空筆墨之痕都化

穀甫

面原附所櫟記

雨窗室中古櫟一株青葱如蓋因以是緣名軒五爲

文記之雨窗之情繫乎櫟與抑櫟之足繫雨窗情與

今季秋將移居復欲爲文別之乃居猶未移而後之

有是居者以櫟爲不利於居也而所之余始聳而驚

繼而歎終而不覺撫掌咲也夫物必珍其可久而情

難忘於至愬斯椽吠于霄蔽日之姿驟而縱斧斤焉
刪聳之而不驚且歎者必非人情狀自來非常之材
不遇非常之肯與非常之人牽而韜匿溪山窮谷中
得吠拳曲臃腫終其天季不牽與庸耳俗目遇遂致
震撼挫折而不畱餘壘吠處之者知復何限獨此椽
也哉獨此椽之吠爲不利於居而遭此一斫哉且此
椽得供凌玩於露零霜落之辰者以雨窗重也以雨
窗之文重也一旦吠文人學士所摩挲易而爲販夫
俗子之晤對椽乎有知必有泣雨號風而如聳太息
者刪俗一斫吠謝俗緣椽之不牽不可謂非椽之淡

雨窗文存續

七

牽此余之所吠終聳而大笑者也抑思雨窗五記中
吠乙未爍試不售怪椽之不驗今爍雨窗復有白門
之行其牽而有得耶椽不願居其功其不牽而仍無
得耶椽不欲尸其過刪得蕭朕於功過兩忘之壘未
始非此一斫之有吠解之而由此化爲名花爲佳卉
爲新陰小草與雨窗相依於無窮刪又椽所必至之
情而可於一斫時豫卜者也椽之斫雨窗方南行歸
必有咨嗟憑弔倍難於欲別之情者是以記丁酉白
露後五日不覺且嘆吾必非人部想自來非常之材
嬉笑怒罵皆文章須吠三大白賞之後數行君其夏

爲鄙人佗棒喝耶

兩窗

爲百餘年不厭爲百餘年

余以兄子息稍繁推讓老宅讓其全未私其半矣宅既讓不得不營他室季來賃呂氏宅老櫟一株蒼翠可愛余署其軒曰此緣五記之新主人以爲不祥也伺余南行而伐之歸爲浩狀歎一記之以一視五未得其半呂氏宅既非余有適有葺君宅余中表張君愛之宅未相而券成張君司其大半丁酉大雪後六日入斯宅見其規模廓狀布置犁狀訝與寒儒不稱覘其柱則有朽折者撫其窗櫺則有脫落者尋其花卉則多蕪穢不治者兩窗文存續

大

統而計之新與舊居其半缺與全亦得其半因以半窩名之抑余之以半窩名也有故先君子舌耕糊口家無長物雖零星增置不足備用視宅之寬不及半家鮮藏書後得東軒范窰兩麓不全者大半壽以百爲盈數屈指年齡已踰其半強以半名之老大蹉跎一無成就去半塗廢幾何可慚者其半雁行有二兄已奄謝零丁隻影可傷者其半銜昏漏盡牽懷老宅忤悒難宣之隱半在此而半在彼可憫者其半大地蘧廬賃屋尤如泛宅其廢興之故又不在此而在人可達觀者半可懼者亦半又何論四壁翰墨半損爲可惜半不損爲可愛也所

卒者宅近樵村欲往造之視咎之易不啻過半此外三五冷尉惠朕官來脫粟可以半飽濁酒可以半醺半醜之茗可瀾半卷之書可展一吟一詠皆半得之斯窩以半窩名蓋爲吾友畱其半卽以其半藏余拙有半已足安用全爲

半字凡三十見雨點流星不足以喻之妙在由遠而

近由寬而繁前從老宅新宅入手中就自己感慨末

又生出可卒一層如晚雲歸岫繚繞無窮最後以有

半已足安用全爲八字收住語語皆平實至理與禪

門機鋒無涉是爲見道之言

實甫先生

雨窗文存續

五

亦祇移家小記而說來簇簇新色此老胸中固有化

工耶

梧姓

蕭疎淡遠久視彌腴

茶畦

精思秀筆貫穿曲折文之如話如畫者

寬甫

讀此記君其古之善居室者耶舊聞此宅明時卽爲

吾宗故址中間廢興由人一語殊令讀者增感

零水

曩與蘭舫擬結鄰而未能莫齒獲與素心相傍何卒

如之序次錯落入古尤文之以神韻勝者

瘦生

陸魏州輦半乘圖書趙相國讀半部論語亦拔十得

半五之意也此記五花八門心舌雙妙其錯綜處思過

問半矣

穀浦

至前二日

與人半窩寒罍記與人並軍後來其始不覺也於罍
余非能蒔花者意亦不在花而寂寥黯淡之辰偶見寒
花低回不能去亦性使朕也于酉歲由呂氏宅移賃蒔
氏宅宅有鼠姑雕闌衛之殘冬蘂出如筍盆有老罍枯
枝厯亂余獨愛之稍加灌溉明年鼠姑盛開枯枝亦婆
娑有生意至冬着花數點余未之異乃今春鼠姑不及
去歲之半寒花纍纍如珠雖巧者不能計其數冷雨過
而稱之且異之矣人莫不喜煖而惡寒天究不因人之
惡寒而常煖凡一花一卉分布寒煖之中物自爲與抑
兩窗文存續

三

非物自爲與至物各以寒煖見無厚薄于人而二三爍
士側帽孤吟往往在此不在彼意寒與寒有不相謀而
相感者則余賃屋之罍由萎而蘇由數點而多花也亦
宜復思呂氏宅中有老枸櫞一株頗艱于實及余居之
其實纍纍與蒔宅之罍略似豈秋士寒花果繫屬而不
可解與抑實之有無花之多寡人之往來無非適朕之
數而巧相值與又思槿花村中鼠姑婪尾培沃頗勤而
絢爛崢嶸惟老圃之黃花與人無負則豈花之不寒者
與人遠花之寒者與人近耶余求其故不得仍欲就罍
問之己亥冬至前二日

疎影暗香淺人不解
不借姚魏競芳妍
姑射山頭絕代仙
天遣文房伴清供
卻憐埋沒幾經年
文中骨有香中韻
說與傷人匿
咲時我欲巡簷就花間
幾

生修到此清辭

茶畦

幽折澹蕩之文
而高韻清香
落硯池
寒花秋士兩相

宜誰將冰雪文
重錄寄與孤山處士知
而斗甌獨占
屏帷福別有無花倚檻邊
恰合半富人
半老半畱穠

豔與明年

寬甫

低回往復六一風
神人殷勤拂拭
卽春回頓異生枯

兩盜蹂熬得冰霜
私雨露冬心亦自荷栽培

瘦生

雨窗文存續

三

水調歌清江南曲
苦雨一點冬心
脈脈存接鄰冷骨

儼同根暗香浮動
詩人筆帳觸當年
淚有痕

穀甫

寄老窩記

人莫不由少而老
老則羣厭之矣
屋宇亦朕惟先世所
遺則老益可寶
若經營別業
未有不喜新而厭老者
雖朕亦取其肖乎我而已矣
茶畦翁春秋六十有九
半生遷徙無定所
搆以貽子孫者
亦非先宅嗣君復以老人
之欲避喧囂也
于宅外別搆數椽爲休息所
余造廬而羨焉
先生曰老屋耳
烏足羨嗟乎人不能及
未老之年攜三五同志訪名山
勝水俛仰吟嘯
一快其洞達無礙

之懷退而跽伏里巷隘矣復不卒而展轉束縛于齋鹽
兒女中心胸耳目欲須臾盪滌而不能豈不悲哉今先
生之屋雖老幾編斷簡可披而讀也繩牀木枕可臥而
敲也泥爐可以烹茶雙弓可以果腹支離坐具隨意安
排銀鬚禿鬢之友于于落落而來此皆老人樂境朕使
移于離叢畫棟回廊曲檻中殊訝其不稱吾故曰取其
肖乎我而已矣或有以階前地狹爲嫌者宅外不數步
水瀏而清夏秋芰荷香放先生脫巾閒步卽以爲吾宅
也因妄名之曰寄老窩

雨窗文存續

三

篇中如我所欲言跽伏數行九令酸兩讀之泣數行
下不止爲老屋生色也

茶畦

人老宅老相映成趣得此老筆九合未知宅中宅外
自有老樹婆婆可增入毫端爲作者波瀾老成之助否

寬甫

秋補園觀桂記

余性喜林泉之游而跽伏不出里閭鬱鬱而已癸卯仲
秋補園主人招至裕園觀桂園爲其曾王父侍御公所
築蒼松老桂有百餘年者嘗謂園亭之廣濶器具之精
頁可以人力尅期成獨林木蒼古非需以歲時未可強

致狀先世所貽無賢子孫守之不數十年荒蕪而不可
問者多有此余流覽斯園深歎保守之不易爲園卒并
爲林木卒也園已漸圯賴主人竭力修葺完好過半西
北隅尙有殘缺將次第新之余咲謂主人曰天下事全
則易虧旣已有樓可登有軒可坐有紆回之清流有瘦
透之頑石有四時不盡之花以此永先澤騁幽懷足矣
詎必十全而後爲勝區哉碧虛老人楹帖曰創業難守
成尤難旨哉言乎主人好古又好客子弟林立如玉筍
斯園之新未艾余酒戶甚窄是日縱飲糲糊環觀壁上
吟牋紛狀多存矧新舊之感作鴻爪觀可也

兩窗文存續

三

扶質立幹可箴可銘

穀甫

同游隼巖記

隼游小焉者也余十八年前一過時縈胸臆久而後得
一重游之緣同游之人則游豈易易哉客歲茶畦安硯
杖仙家杖仙與隼山僧有舊今歲學圃往揚主其姪雪
舫家隼爲雪舫所熟游皆與余先後至邗上談及隼巖
杖仙爲之先容雪雪亦欲往遂偕茶畦學圃雪舫買舟
共渡直泊焦巖則緣與人相值而成此游也游豈易易
哉金隼對峙而焦爲勝其勝概莫大于風濤洶湧怪石
嶽崿蒼松古柏蒼鬱于危崖峭壁間至庵亭樓閣有載

在圖志今僅存一椽半堵或并其墓址而無可考者蓋
什之三四矣集公洞邊巨石斗立所鐫游人爵里姓名
多模糊不可辨而山之堅蒼如故也江流之澎湃松柏
之鬱茂亦皆如故則游而不喜喜而不悲者幾何庵如
松寥水晶自狀諸勝多爲契客所占吾輩藍縷其服老
醜其形支離負杖履聲所至非匿笑則掩扉而以迂僻
之性觀之亦覺此中密緻有餘而疎曠不足惜無由配
集先生而質之也復思集爲處士楊爲忠臣蹟似不相
類而後人並祀三詔祠中即可知楊伏而在下不難爲
處士集達而在上亦必爲忠臣豈徒以亮節高風慕集
兩窗文存續

五

許而忘稷契哉是游也往反僅四日亦未盡集山之勝
而雪舫與余小有吟詠亦以斯游之不易雖唐突山靈
不計也夫集游小焉者也乙巳四月自集巖歸後記

蒼涼感喟是佗者本色卽山水勝緣亦必別寄遐想

與徒談討芝桂者異矣

梧鞋

國笑風發羸而

是游宿半山觀音巖三日朝嵐夕靄松風石溜各竭
耳目之力得稱快焉同人各有吟詠余以老懶往反
竟無隻字但神交而已他日附名兩窗文存之末視
鐫姓巖根模糊不可卒讀者上下牀果何如也

菜畦

有感慨有議論簡老處絕去支蔓鼓蕩處又增波折

乃不是泛泛記游

澹庵

八屢約同游仍呼負負江山清空我塵土讀畢彌增顏

汗瘦生

先生性孤峭獨山水結習雖老而興未衰昨寄讀隼

巖游記中于世俗豔稱諸勝轉弗之取蓋有得于象

且外之游者末復于隼楊二公揭其出處之義九別有

生感噫如先生者乃可游矣

石君

到平交盡至今賦士

蕭蕭冷交小記

吳子尹達居東鄉王子又勤居城南童年共學一載獨

心相契後各事其事音問不通者三十八年尹達家中

兩窗文存續

五

落游庠後偃蹇無所遇獨邃于醫道光辛丑懸壺城東

之鍊陽菴有爲又勤述者又勤偕識尹達者往幾不相

識識者大聲曰此吳尹達也乃諦視大驚歎繼乃大喜

至是尹達之寓日有又勤之跡矣嗟乎交道至今如土

且始密終疎者不知凡幾其始疎終密者或咎悖今榮

有所爲而爲之尹達來城已在窮老不得意之時性又

介介寓齋與佛爲鄰其冷况有人所難堪者又勤自暮

游歸布衣疏食若將終身亦冷人也惟以冷結于三十

八載之前卽以冷篤於三十八載之後兩風寒暑日見

爲樂豈強而致哉交盡如二子也絕交之論可不佗交

不盡如二子也張耳陳餘傳其又不可不讀也夫

又勤情淡舊雨見重雨窗因併及迂人愧矣或世情
之凶終隙末有以動雨窗之慨耶尹達

情文曲致感與佩俱

又勤

甘若醴者爨淡如水者冷爨者必以冷終冷者獨淡

契契朕則我輩亦與有冷齣者乎

茶畦

少許勝多許疎密數行說破世情如五更鐘結亦終

篇渾茫

寬甫

冷友相逢話冷情得君冷語爲論評從今冷結三生

契藉此畱爲冷石盟

醒齋

雨窗文存續

三

疎宕似廬陵峭折則似柳州

瘦生

碧虛齋吟稟序

人之躍躍欲有以自見者皆其無可見者也實甫先生
絕不以才智見而他人接之鮮不傾倒折服不在區區
文字間也碧虛齋吟草八卷爲先生高弟劉念樓所輯
亦一鱗一爪而卽其中論之土壤餘幾何一心爭華嶽
見先生之志也功成輒揖去扁落誰云非見先生之品
也雞冠雖名雞已自脫羅網見先生之潔也依人爲進
退何處非險仄見先生之明也卽小可喻大消導要經
紀見先生之才也記讀父書親口授深慙子職疚心多

則又見先生之至性也隨舉一篇皆令覽者自得豈僅
紀災二十餘首有合於佗歌告哀之義乎讀先生詩者
佗詩觀可不佗詩觀亦可傳不傳猶淺之乎測先生矣
先生與先君子少同研席學問相切劘不肖兄弟辱愛
尤篤今則旣摧椿蔭又失雁行仰望靈光益增耿耿復
記先生和句有曰盲聾顛倒興蕭瑟出門不識將安之
此詩截今已將二紀先生之感喟如是讀先生詩者當
更慨朕有以見先生之爲人矣後子少同與吳公至示
紀結扼要中亦明而簡寬甫

著語不多全體自見較壽先生於苻離佗更上一層
雨窗文存續

彥之

盛權華邨吟草序

而簡

廣

不冬金龜自風神壽先生於苻離佗更上一層

毛

吾友瘦生先德秋室先生與先君子少同游吳公至元
之門甚相得也而受厄相似性情孤介形質魁矍亦相
似至先君子謝世余見先生毒淒朕心動而與瘦生傾
慕之情遂篤先君子懶吟詠秋室先生時與子弟唱酬
爲樂迨余與瘦生皆爲鮮民微獨不肖不忍言詩卽瘦
生亦欲舉所佗而焚之也久矣夫人無知愚莫不抱反
哺之私冀慰生我之望于萬一其不欲以志氣光陰付
之窮物者非有生之至情哉顧事與願違身世之紛紜

又足以相苦欲不寄之窮物而不能狀醞釀不同吐辭
自異瘦生之詩于感慨之中不失爲和平之韻以視不
肖徒下三峽之涕者同不同何如也抑更有感者聚鷗
鷺之羣爲眞率之會已十餘年矣而回首舊游亾者亾
病者病卽卒而無恙亦皆禿鬢蕭疎與世齟齬則窮物
之寄又有不能已者矧兩先人訂交于前余與瘦生傾
慕于後卽此冷吟餘技傳之子若孫必有讀而思思而
歎者瘦生之詩又安可不錄乎

孔安國曰序者所以序伦者之意斯文得之中間兩
兩相形則又兼自序也

悟生

兩窗文存續

天

方言哀而已歎感不絕于余心

瘦生

淚灑西風各暮年難將心曲訴重泉吾人不肖皆相
似慚對寒林結舌蟬

穀甫

半吾堂文鈔序

茫茫宇宙而有我萬態變滅中我見之而若有之感之
而若有思思之而必欲爲以爲勞人苦人未足盡之也
直日以癡人而已孫君彥之邃於經學稱博雅才不得
謂癡得失坦狀險易道狀不得謂癡雖狀一亭一石於
君何與而皇皇奔衮寒暑屢更庸非癡耶應秋賦者十
七倔強一臂猶決戰於千萬人中以爲癡也可祖德宗

功掇拾於寢衰之後語重以長志哀而苦以爲癡也可
余齒少於君入學後於君在君交遊中蹤跡近疎而時
於鄙人文字忽忽有所感豈余之癡有以動君之癡耶
抑君之癡誤引余爲癡耶君早失怙余早失恃零丁鞠
育同君兄弟四人余兄弟二人患難愛憐同君母壽過
古稀余父七十有三烏私未遂同窮居寂寞憂從中來
恨不得癡如君者翦燭聯牀以大發其癡語也君老矣
余年未甚老而氣血就衰猶憶此緣軒中蔬盤對酌惜
去日之已多痛鮮民之負疚世故之紛紜人情之欣厭
新雨舊雨之離合悲歡有言之不足而長言之長言之
雨窗文存續

无

不足而嗟歎之者今盥誦君文此情此景皆可展卷而
得則以君之文知君之人仍以君之人信君之文君爲
癡人其待余言耶抑不待余言耶余自署傷心人所爲
傷心者余不能言也癡人如君或更有聞而笑覽而悲
者耶宋父十首三首未發同聲莫莫中來
音自家寫照兼爲鄙人寫照君從何處來得此無人態
咄佻可以雜拉摧燒之矣彥之 故余早失恃零丁鞠
育世間正賴有此種癡人癡得一分是一分人癡得百
分便是百分人無爲所不爲無欲所不欲聖賢未必
不從癡做配但恐癡不到家耳質之半吾半窩以爲

狀否

菜畦

深情款款如怨如慕如泣如訴

瘦生

兩兩相形垂涕而道滂沛淋漓文如翻水

穀甫

王篠驂吟草序

余初不知篠驂爲何如人也自以友小梅告余貧而癖于詩始知之未幾小梅歿未幾篠驂仲子秦樸童年補弟子員有聲余賀以詩有有子壯鬚眉句而篠驂年近六十余亦忽忽逾大衍之數回憶曩時友朋存歿身世盛衰有未能去懷者篠驂吟興乃愈豪生平以朋友爲性命詩函投遞少者數首多者數十首詩所不能盡更雨窗文存續

三

以札達之筆墨淋漓了無愛憎狀非其所好寸牋隻字不易得則小梅之言益信嗟乎人之懷奇負異落拓無所表見者往往發之詩掀髯濡墨奮袖高吟他人見之鮮不嗤且怪雖其慷慨論事不無危悚剽急之音要其率性而行近狂狷而遠鄉原不見絕于聖門無疑也若篠驂寓和平于慷慨夏不沾沾于是豈非韶狀能自振拔者哉抑思詩窮而後工因工而益窮篠驂矍鑠健飯佳兒亦快人意造乎窮之工而轉得免于工之窮是天于篠驂彌厚吾見蔗境之甘有加無已發之于詩夏有陶陶浩浩者惜小梅下世已久不得與把卷而一賞之

也

隨園老人云有好都能累此身余之好詩好友累也

狀亦可云牽設不有好烏能因詩得友之多乎所惜

未甚白頭黃墟感逝若吾郵小梅者多有安得半窩

盡知其姓氏言吾所欲言使長眠者一一從紙上呼

之欲出耶噫

篠驂

半軒狀而來悠狀而止傳篠驂亦傳小梅懷奇負異數

行運實于虛尤妙

寬甫

此文作于壬寅方以蔗境為篠驂喜不圖甲辰八月

仲子遽殞詩為之與抑其故不在詩與余東塗西抹

兩窗文存續

三

稟多徵失茲以篠驂錄寄存之棖觸今咎不禁撫狀

此已又記

妙華仙館吟草序

年來多未面之友若新安潘君東甫

世

江陰夏君蟻廬

翼朝

邗上賢君墨仙

正元

尤耿耿不能去懷未幾墨仙

歿矣又未幾蟻廬訃至矣檢篋中手札每為愴狀安宜

止叟喬君未通尺素乃于病革時以自錄吟稟囑枕善

帶山與余代為選存愧誣諉之謬及而又愴狀于一握

之無緣也嗟乎交游何常之有有日見而情不屬者有

未面而情有餘者止叟雖未面其為人早得之枕善口

中前歲友生合製同岑圖又辱題詠吾輩之眷眷于止
叟卽知止叟眷眷于吾輩惜相思已在暮齒則緣之晚
也未通尺素于生前猶讀吟草于身後則緣雖晚而緣
固未盡也今讀其詩自門內以及交游皆一情懇至尤
于梓里災患奮臂呼號不宥稍爲隱忍則其聲音笑貌
紙上已盡傳之何待覲面哉止叟詩足以傳子若孫又
足以永其傳亦復何恨惟吾輩未面之交亦零落易盡
吾輩卽卒在不衰且病者幾何益不禁讀止叟之詩撫
卷傍徨而不能已也

感不絕于余心溯風流而獨寫

梧生

雨窗文存續

三

情至文生不多不少想見布紙抒毫不加圖乙

寬甫

俯仰情深言盡而意不盡

瘦生

昔從序時猶接潘君手札乃亦于是歲訃至平生所善
者不過五六七如何十年間零落三無一誦白傳詩

殊真有同慨乙已又記

枕善居文序

古文未易言也吾輩弄筆亦言其匆朧不能已者而已
匆朧欲言者何限而位外不可言聞見所未及不能言
至牽帥應酬而言者則有言亦如無言此言之存者所
以寥寥也卽此僅存并欲舉而棄之狀旣迫以不得不

言則大者可以徵文獻厚風俗爭一坐于古作者間小亦足以動感喟一唱三歎馥在字句外吾目所見枕善居文其足以當之乎枕善嘗謂文之古今以時代區不以體裁區自有時藝而古文之名乃有專屬其論創而確究之時文議論剴切關繫家國人心者何嘗非古文爲古文而模擬餽飭或至艱深不可解者安知不轉在時文下管人云詩中有我在詩狀而文何獨不狀乎僕半生塗抹每不知其狀而狀時辱枕善謬致有槩棗之災枕善于文不輕佻余于其言人所欲言而不能言者輒欲大白賞之百徧誦之而惟恐其盡阿好與否余

兩窗文存續

三

兩人不自知也復思里中工古文者近日以遂園老人爲最乃其橐已在若存若沒間則余之慙息枕善舉所未棄而存之其亦不可少也夫氣味清澁賞疑再槩棗却言匈奴所不能已昃自知而因以知人語何嘗非古文轉出時文下二語包埽一切是能觀其會通與古

作者爭坐謹轉贈吾友若鄙人則不足以當之

寬浦

枕善之論創矣作者于創之中復下一轉語識定理

正真佻文之司南也

梧性

古文古今以創非編不

卓識以真氣行之亦言所欲言而其言自不能已而

其言乃可以傳

瘦性

草風俗等一坐于古俗昔間小

蟋蟀草堂文存序

穀甫吾友風神俊爽有瑤林玉樹之目不卒屢困二豎髮禿齒搖有老態態要其文辭翰墨聲音舉止皆非風塵中人蓋得于品之清者狀猶未知穀甫之淡也穀甫楸狀于罔極之痛謂爲一身計腐草飄風亦何足恨惟是舉生我之手捃口瘡教誨期望不轉瞬而蕩無一存則中何以忍無已則以區區試藝生我爲之點訂者風簷拂拭生我爲之破顏者錄存什一卽以是爲生我精神之所寄卽以是彰不肖之罪動後人之思而知己之感老成之獎藉亦因是不竟置于無何有之鄉嗟乎此兩窗文存續

書

蟋蟀草堂今文古學之所由錄也記曩昔感舊文初集于先德若亭先生不時造訪葦屋數椽脩狀塵外坐談移晷辱愛綦深先生沒後復以蒼耆舊詩詞造其門才一發言穀甫涕零如雨蓋痛生我之不再見也其奉外家栗土藏前輩遺文皆體先志而永守之狀則穀甫之存其試藝誠不僅在試藝工拙更筌蹄耳矧得于品之清穀甫之試藝又已無不工也哉

知之深言之真念我先人寫我半生我罪伊何見惡無聞衷腸代白感于斯文

穀甫

葦雪水六十壽序

珠玉玩好可聚亦可散富貴聲華可享未可恃獨古聖賢之遺經古通儒之纂述一字一句鬼神爲之守護雖重以戈矛矢石蟲與水火不世出之奇厄而終不能使之蕩無一存則與兩間並壽者斯物也遇好古之士旁搜遠紹拾遺補缺犁狀煥狀于後人之心目其得壽又可量乎哉雩水殆其人矣君與余居分南北成童時卽耳其名數年前以事過訪知于吾郵者舊詩古文辭收蓄甚夥客歲復見所聚逸書十種以補代註真有功于古箸佗之林更不待纂葦老年譜補鄭司農全書而後知所好過人遠也夫恆情亦競尙新耳奚其古自鬪便兩窗文存續

重

矜捷之習勝率苟且取悅於時有語以搜秦火之餘燼補亡書之三篋者鮮不啞狀笑其迂惰其勞而無用也旣迂且勞而爲之不厭庸非癡乎癡則可以安淡漠忘毀譽一通塞而他何論也則壽君以自棗之逸書參一座於古人之几席樂可知也則壽君以家藏之古書縱橫羅列上下古今樂可知也則壽君以鄙人拾買之殘書備參攷之一助君不以唐突爲嫌余不以寒瘦爲愧樂可知也復可喜者王君寬甫重棗淮海集君多所校勘如耕有耦年亦相亞余亦願攜杖頭錢隨兩君後倘律三徑之中濁酒一杯奇文共賞則又以得朋爲君壽

也君其有以開笑口而娛永日乎
學足壽世其人固已壽矣而又得壽世之文以壽之
相得益彰豈偶狀哉

栝生

淋漓慷慨如讀異書余壽雩水句云書傳鴻寶無終

祕壽永名山不計年意似不謀而合而文之波瀾老

成則讓君獨步矣

榮旺

雩水好古之士用心力二十年無知者得此可傳

寬

鹿門謂歐陽得史記之逸甯世謂歐陽得史記之繇

邈斯文兼之

穀甫

兩窗文存續

美

夏玉延五十壽序

余因瘦生交玉延玉延與瘦生有藉戚之分而學問性情相契合則如壘篋狀瘦生孤冷性成終歲杜門爲樂

余不淡知玉延卽以知瘦生者知玉延也士人砥礪一

室中狷介若淡可信一旦置身仕籍掉臂名公卿間不

免習俗移人脂韋遷就豈真前後兩人哉其得於天者

淺而所以自信者未堅也玉延乃有大過人者瘦生嘗

告余曰玉延幼甚貧肤性介介時往來余家上下議論

未午輒辭去此何足盡玉延要其不苟於受人之惠乃

能達而全己之廉不憚於固己之窮乃能出而扶人之

困玉延通籍後族黨姻親多所問恤豈沾沾鄉黨自好者能與較短長哉瘦生少余三歲玉延少瘦生三歲今歲夏日以玉延五十生朝欲爲詩以介余視瘦生踪跡疎而郵筒之來菊農與余必承問訊未始無冷綠其間於瘦生五十不能已於言於玉延能已於言乎朕則何以壽玉延尊甫雙樓先生半生厲志不得於其身必於其子孫玉延既出膺民社之任治聲卓朕更以報政之年大展平生之蘊而室有如賓之友庭開破臘之梅陶陶朕浩浩朕無慕於外有得於中無冀於前有償於後則玉延之自能壽豈常情得而測者余不淡知玉延以雨窗文存續

三

知瘦生者知玉延卽附瘦生之詩爲文以介朕王武以

若近若遠文品高潔

菜畦

中無異欲爾有詩

序次簡淨情真韻遠

瘦生

文或開如飄之辭

窈而淡繚而曲一波一磔風水相遭

穀浦

以詩

吳文桐原八十壽序

志不替其必

僕於先生耳熟而未識面其識面者令弟文江其不止識面同芹譜而情好尤篤者令弟篠園而今歲八十乃得之先生戚屬楊后君人生七十古稀已不多得由是而進尤爲難得之年先生家風儉約非厚自奉養者比又非有導引延年之術而矍鑠若此此其志極胸懷必

有大過人者嘗讀近人詩曰士無竹帛勳貴賤皆速朽
論卓矣究之勳垂竹帛代有其人猶或赫赫生前寂寂
身後其久而益彰真能不朽者不過數人數十人狀則
士讀數十卷書遂欲妄希不朽豈不愚哉而生短慮長
營營於力之所不及鬱鬱於智之所不能搖精敝神卒
歸無用尤爲大愚先生惟不溺二愚之中故神完而壽
乃固一門之內伯已踰杖朝季亦屆古稀先生參錯其
間龐眉黃髮雜狀油狀將由是而九十而百年又孰得
而量之哉嗟乎邇來風俗不古若矣侈相尙詐相誇智
巧相慕效此固性情習尙使狀亦或無老成矜式之故
兩窗文存續

三

誠得者年庸行如先生者爲倡率庶幾前輩之遺風不
墜而後生子弟之過可寡豈不於鄉邑有裨哉后君復
語余曰先生豪於飲步履健於五六十余與篠園有六
十西湖游約先生倘能振袂同行殺饌煙霞飛觴把盞
頽廢如余將更淋漓歌呼爲先生補岡陵頌也覽及此
其或羶狀而笑也夫

簡古無煙火氣而又有頓挫沈著之致是不甚經意

之文極力鋪張者乃遠出下風

寬甫

磊結不落恆徑中段慷慨語以瀟灑出之妙處自在

筆墨之外

瘦生

皇帝六旬萬壽之年含哺鼓腹而頌無疆者徧乎海隅
日出一時龐眉黃髮皆應休嘉之氣爲太平盛事而高
郵岷山孫翁適以其時夫婦先後登八秩翁子玉溪績
人巧文爲壽因卽其所以得壽者略言之生人懿德不
一莫要于守先緒而加之以擴充一豐約而廣之爲利
濟兢兢業業老而不衰則九精神福澤之原而其獲福
也宜備其感人也無窮翁祖父皆以樸誠重鄉里父未
五十棄養翁才十三齡奉寡母率弱弟夜思早作德配
夏孺人復能黽勉以助由是家日以興子若姪蜚聲贊
兩窗文孱續

堯

序諸孫聯翩踵起此守先緒而加以擴充者也翁儉于
自奉不問養生之術而非徂省嗇也生平施義產助調
賑邑中善舉多以身倡迨年過稀齡復以繼志諭後人
則非沾沾于一身一家之謀而功足以利濟者又如此
今夫壽居五福之一得之最難得而全者尤不易獨至
翁家業恢矣子孫衆矣且復齊眉夔鑠學生人不多得
之境而有之豈倖致哉蓋惟取者愈約而報者愈奢讓
者愈多而得者愈備卽此欲然不自足之意亦可矜式
後人矣抑聞翁少時嘗以濟人之急覆舟瀕危若有物
焉負之登岸是其以行善植壽者自少已然乃復勲勲

懇懇大其澤而興其家斯其縣延昌熾又可量乎哉且有翁之得壽閭里見之曉然于浮榮難恃而敦古道者有常盈滿易虧而守敬慎者可久觀感效法應休嘉之氣廣林皆不對教士之賦世命良增緘於之感文可
聖天子壽考之化于無窮也豈不懿與余故樂而爲之
序宛笑且對之聖平古今齊於非常之士壽考五十不
賦論孫半吾七十壽序半十十壽考兩窗風賦半十十壽考
吾郵孫銓部公之七十壽也時在揚州府獄司獄俞某
率同官來祝曰吾以愧不來者獨恨合州里民哭奠之
詞及郡紳庠友合祭之文不得預製生朝前萬口高吟
兩窗文存續

早

爲公壽章也半吾爲銓部公六世孫老于明經獨以網
羅先世緒言爲急生平大端略見自訂歲記中雖深以
不能振先業爲恨而禮法自持箸述行世銓部家風庶
幾能謹守者今歲九月年七十書致兩窗屬佗生祭文
人或笑且怪之嗟乎古今奇偉非常之士得壽往往不
及中人其流離顛沛亦百倍于庸人然則年之長短遇
之苑枯皆不足撓達士之胸世俗宴飲稱頌之虛文更
不值一哂矣惟際此身猶在二同志之友皆在眼前
之杯杓爲壽卮可也爲隻雞斗酒亦可也眼前之文章
爲祝辭可也爲蒿里薤露亦可也而又何可笑而又何

足怪記半吾五十自顯楹帖曰高曾祖父無此壽六十
自壽曰如何命相兩無靈以術士謂壽止五十九而今
已七十矣則現在之壽爲半吾所不及料而未來之壽
又安得而料半吾哉復思銓部公祿位舊供揚州大準
提寺半吾慮其久而弛也僕僕于此余謂之曰君毋多
勞若銓部公者直謂之不歎可耳所恨當日不能以祭
文爲壽文而卽喜半吾之樂以壽文爲祭文也惜兩窗
非能壽半吾者

勃窣沈鬱尺幅中具龍跳虎臥之勢真絕世奇文也
想見脫稟時定浮一大白 配結推重先公尤令人

兩窗文存續

聖

五體投地

半吾

配境已非恒徑結尤峭

寬甫

非放筆爲直幹無人之見者存

瘦生

湖上聯吟圖卷序

蘭舲以湖上聯吟圖卷屬序曰此余兩人髫年志趣所
在也乃憮然有觸而遂不辭夫天生一物卽有一物之
志鴈鵬盤於空鷗狎於水性使然也苟性之所近雖他
人掉臂去之此獨反覆而不厭矧僇社爲吾郵之勝境
哉湖岸登眺之約實始於余其時兩輩四人朝夕握手
雖風晨雨夕猶向長堤而得得焉未幾蘭舲奔沓四方

同人蹤跡濶絕此約遂廢十數年來余間一登眺蘭舫歸而偶一共眺皆不及前此之興卽一游而亦分今昔何論其他猶憶蘭舫踞樹揮毫顧余笑曰未審後人知有此樂否余曰不然此樹在卽余在此湖在卽樹在湖之水色天光與郵蕪極過其地者有不狂喜高歌如余輩之情態者乎卽以爲余輩之化身可也抑有感焉余輩少時情態與畱連歌詠之迹俱難記憶而蘭舫猶繪此圖以誌一時之興其可惜也夫其又可卒也夫甲申天中節後五日

佗達語似幻非幻

實甫先生

雨窗文存續

墨

拙文初刻此篇未載蘭舫謂宜存今已化去矣感而補之 自記

送瘦生往海陵序

海陵應試吾曹常事耳而余于瘦生今歲之行獨不能釋然者何也猶憶辛未壬申閒余與瘦生皆未壯時學師舉余優行試之前日假冠服于瘦生時古茶先生送試造其寓融融濟濟極天倫萃聚之樂而今不可得矣十數年後冷朋聯詞會時有杖頭約戊子己丑間瘦生寓東園童氏攜尊過之酣嬉淋漓而不厭而今亦不可得矣辛卯後余以鮮民之身又失雁行之助瘦生昆弟

亦多聚散之感壬辰甲午間襍被蕭然光景迥非昔日
而余兩人者猶得于逆旅中如叩鑿之相比涼月橋頭
雙影在地既相悲又相慰也乃并此而亦不可得矣夫
人少壯時綴名千佛之末三五朋好北上計偕見黃河
之大泰山之高不可謂非壯遊也不狀而三五朋好爲
窮士山水之游席地幕天俯今弔古亦不可謂非快游
也而皆未可得蒼狀老矣至以將擲未擲之青衫猶需
此一行與諸少年進退其不可悵也乎瘦生工於文而
性不耐勞余不辭勞而衰病限之復以駭癡之性擾擾
魔障中有忤悒而不能遣者居者之勞反不如行者之
兩窗文存續

墨

逸此景此情惟瘦生知之亦惟瘦生可與言之也戊戌
九月

論感則聲共泣借

梧生

沉鬱頓挫令人黯狀魂銷

茶畦

逸品 夫人少壯以下四行最警

寬甫

少年不返老大徒悲激昂慷慨之情讀之益覺青衫

淚溼

瘦生

送高南卿入都序

道炎癸卯孟夏南卿治裝入都余送之曰君在假兩易
寒暑余未數見及聞行有期惘惘如有所失不自知其

情之何以一往而深也憶君歸見余謂老態視眚有增
自今以往余之老更不問可知則不可以無言 朝廷
以文章取士士以科名爲重尤以瀛洲爲清華之選高
郵自 國初迄今幾二百年與斯選者可屈指數于不
多有中學問氣節經濟德澤流播宇內不絕于學士婦
孺之口者不過三四人甚矣斯選之不易而人之足以
重斯選者尤不易也君勉乎哉君世居大溝橋去余舊
居不遠余生晚往事不甚悉獨聞君曾王父六十始青
其衿鄉黨稱爲長者門以內復多深思好學偃蹇而未
遇者鬱久必發踵其報于君宜也君勉乎哉君依光日

兩窗文存續

四

月才學恢恢由此秉文衡登政府不足爲君異惟是
至尊宵衣旰食時欲得實心任國家事者寄以耳目股
肱使居得言得爲之地天下大利害及鄉邑利病凡可
興除振作者皆不得膜視其間天下後世亦遂謂如君
者其人不常有而以有其人爲大卒彪炳史策增輝邑
里豈不偉哉君此行資斧有無之計甚費經營愧無能
毫髮助惟思君自艱苦振奮中來此境嘗之已熟則更
望君之貞定見而厲清節先舊德而保榮名僕雖老猶
得扶杖蓬門側耳下風解頤動色而稱快也

鄭重款曲法語異語兼備的是有用文字當與送玉

延主紫瓊講席文竝爲壓卷

寬甫

聲大而遠情款以深所望于南卿者重非泛佗尋常

送行文也

瘦生

芒寒色正筆力縱橫其間起伏合離波瀾意度無不

入古當與賈傳過秦三論治安六策竝傳

穀甫

此文作于癸卯春月徵館後爲令有以奪鳳凰池代
爲悒悒者狀古人以不得親民之官爲憾共治平者

良有司安在此中無偉業哉因仍錄存更爲南卿勉

馬乙巳又記

王晴江先生傳

兩窗文存續

墨

居官以教化爲先而樸誠其本自士矜才智視司訓一
席爲無可設施而忽之否則詡聲氣侈交游冷署中有
帚道焉則樸誠之難也惡足以言教化深水王晴江師
則不狀家居時授徒矻矻不知有戶外事秉鐸吾郵請
祀鄉賢推廣義振蝗隨雨滅業以羣修冷物有酬非禮
必拒皆彰彰在人耳目嗟乎使師居大有爲之地以其
樸而勤者振勵乎民風坊表乎士行其收效不知何如
卽此六載中名公卿動容改禮謂如師者不愧訓導之
職則視世之矜才智習浮夸者其賢不肖何如也師去
今已三紀邑人士有能道之者任高郵日招敘課其家

孫序濤篋二載仲子滋園辱愛尤篤郵書屬誌其梗概
臨文執筆深有感于師之爲古人也滋園穎異師所鍾
愛今已頽朕就老恨無以表章先德尤欲子孫之不忘
則卽其慙懇之思益見吾師之教矣峯賦性酒風不
只不汲汲傳人之長而低回唱歎使讀者想見其人斯

請爲逸品

寬甫

芝蘭之契體要之言

菜畦

樸不俗力真不鬪華

穀甫

晉卿痴道人小傳

道人余芹譜友也居臨澤鎮不數數見見而酣嬉淋漓

兩窗文存續

吳

者間于逆旅中得之丁酉余移家杭家嘴與其戚仿川
晉卿咫尺晉卿子道人壻也戊戌以送女來城過余索
飲誦其寄內近作云頭爲米鹽白眼因文字花可憐皆
老大何以慰年華一日又索飲又誦自作詩余不能記
能記者嶽廟俯一鎮某年元旦後三日大雪道人與其
兄攜酒廟門對酌自晨至暮無一人簷下蹲乞兒以三
大白煖之某季船泊瓜洲愛江上數峯席地對酌興不
可耐呼二舟子共飲酒盡而罷道人天姿絕人以病懶
無意進取工書法乞者踵至有儒家子道人時以翰墨
周之持至黃河北買者恨其少某難于言道人知之出

囊錢購紙三十幅書而與之昭陽某佗廣文貧歿有三
喪未葬道人將往爲之謀此何足以盡道人不過兩夕
問語耳余善歎見道人則大笑道人曰非笑也其歎也
余不信未敢索與謝爲願學之始聞魏三四日間大爲

道人姓吳別字篠園中年背僕故有是名小傳成于

席間道人狂喜索自寫以贈未知可似道人否自記

道人瀟灑出塵姿我亦曾從脫帽嬉爭似搖毫添頰

上淋漓頰出興酣時實硯田薄豈供揮霍獨有同袍

費不貲卻怪右軍顛扇字再來不佗百錢施菜畦

文以澹取勝酷似半山小品彥之

兩窗文存續

畧

無意爲文而自得天趣亦寫生妙手也瘦生

附 答兩窗古筆題扇字再來不佗百錢施吳楚淇

兩窗屈下六月后梁寓齋讀手書情話懇懇如晤故
人吾兄山水之好弟有同情狀游山要有緣尤要有
福緣淺而福薄皆不能也西湖之約擬于必踐狀海
疆未靖何能深入險途此緣福之淺薄也但任緣福
淺薄未免索興權爲調停之說明歲三四月間先爲
京口之游西湖佳勝畱待後期如顧虎頭食蔗漸入
佳境吾兄以爲何如弟終歲依人無一善狀諸徒就
學頑鈍居多止放學後呼酒獨酌盡量乃止一切勢

利以醉眼睨之一切窮愁以酒兵捍之飲後跌坐蒲團一切放下置身天地外以爲有此身可以爲無此身可恍恍惚惚漸入睡鄉此每日第一樂境吾兄想有同情也時辛丑季冬

金澹菴小傳

吾友澹菴性疎曠寡愁歎自丁酉歲春暉失蔭雁行連折天倫豫順之境變而伶仃滿目晨昏獨坐愴然於懷澹菴不欲人知獨時以告余性喜友不以文貌爲熱花晨月夕同人以吟詠寡之澹菴不多佗飲隨意酒未見其醉澹於進取惟以後人奮志詩書爲急亦可知志之兩窗文存續

吳

所在矣嗟乎人既負形而爲人莫不有知識有知識鮮不惻惻於生我劬勞之感而思有以報之狀而快足者有幾也澹菴雖未伸其志里閭中嘖嘖於金氏有子萱堂復登上壽豈非謹身寡過不辱其親者乎復思數年前一病幾殆使竟殞其身繼以去歲池塘之夢其不爲大感者幾何茲猶得以一身維持其間髮髮孤弱復能統屬而不至有折肘紛紜之患其不謂之幸也乎狀至是而曠者不得不勞無形之愁歎亦遂有不能已者矣噫嘻人生難得者兄弟次莫如朋友余曩踞寡歡仗良友爲性命而澹菴身世幾相類則不禁因澹菴之孤而

益動余寂寞之感也

澹菴兄嘯巖篤於天倫熱於朋友久館邗上偃蹇無所遇後母三日卒無嗣曾爲作小傳稟失因錄澹菴

小傳附略於後

自記

語多獎飾不敢承但余所不欲人知竝不自知者竟

爲曲曲道出是謂知心

澹菴

悲咽蒼涼如衛洗馬言愁分外動人

穀甫

夏帶山小傳

帶山字治卿號瘦生帶山其別號也其爲人驟見不甚可親久乃可慕家本華胄清絕之才復軼流輩芥視塵雨窗文存續

吳

俗有夷狀不屑之意樂與三五冷朋往來唱和性使狀也瘦生雖不以世俗浮榮爲慕而時慮先業隕墜苦心孤詣無可言說膝前有聰慧子而以嚴兼慈所處不易體弱不勝衣一似粥粥無所能狀于利害是非毅狀不可搖奪則豈游移異懦能較短長于其間者哉余癡而寡斷瘦生亦癡而寓巧于癡非巧也有癡中之巧乃不致爲癡累三五冷朋時有酒約瘦生不能飲而得飲輒往往燭殘燈炮吾輩醉而狂瘦生醒而狂其爲麴生知己一也余每與愁網爲緣瘦生必反覆開導如身受者風雨晦冥余不見瘦生則思瘦生不見余則亦愀狀不

樂屈指交游未有如瘦生之親且密者也余身後茫茫
惟友是賴曾爲枕善居士作小傳而瘦生之傳久而未
成時覺心中有一未了事竊謂枕善之冷可及也其慎
不可及也瘦生之慎可及也其冷不可及也嘻豈易言
故

半生碌碌自愧無聞良朋不欲其與草木同腐也獎
藉語萬不敢承惟交情真密則願永矢勿諉耳

瘦生

咎王徽之與弟獻之共讀高士傳讚獻之賞井丹高
絜徽之曰未若長卿慢世也斯文寫真出色處殆兼

有其勝

悟生

雨窗文存續

手

歷落有致三五冷朋下數行最勝

寬甫

王海門小傳

海門菊農酒友也少共文社常設酒一尊藝畢呼巨觴
相與酌盡而罷當其脫帽露頂拍案高談各有不可一
世之概久之無所遇而雨酒之會亦微爲人坦坦無城
府不工生計亦不以貧介意暮年猶耽飲不屑擇人地
意取醉而已一日飲某所疾作昇歸而歿文徵佚無一
字傳

雨窗氏曰歿生猶昏且也誰能免世人撒手之日多離
別可憐態海門隱于飲卽以雄于飲歿詔狀于妻孥極

楮之外豈不可左挹畢吏部之肩而右把劉伯倫之臂
哉朕而海門之可傳者固不僅在酒也

晉書蔡裔傳僅三十餘字而猛鷲之概凜凜如生固

知文足傳人無取冗長也吾于斯文亦云

梧生

贊語淡透洞達用筆以縮爲伸是熟于腐遷門徑者

寬甫

高潔廉悍是半窩別調文字而海門藉此可傳

瘦生

董琴譜小傳

琴譜吾友吉泉第三子芙軒仿川猶子善辭賦工楷法
接人和以恭二十外膝間患如瘡扶掖而行久之潰不
雨窗文存續

至

可治卒年三十一余謂魔難非今生所致以聯語哀之
一日茶畦謂余曰君知琴譜疾所自來乎先是母病劇
滿其兄若弟乞以身代母竟不配嗣違季弟疾百計求
治弟亦以疾殞琴譜素弱加以母與弟故忍飢渴犯寒
暑而外邪中之輾轉以至於灰朕則余言不已淺哉因
述茶畦語爲傳

兩窗氏曰自來忠孝節烈一誠所迫翦肌剔膚不覺痛
何知有飢渴寒暑哉琴譜以孝友致疾人不知己不言
歿後諸叔父道之其言必可信復思董爲邑著姓子弟
多勤學乃篤行又如是有不僅以文藝稱者

簡淡有高雅

梧生

大而墨蹟亦不自識其妙也

問字曾來舊草堂
弱齡詞賦已成章
何期一霎埋詩骨
同室呼號欲斷腸
剜肉醫瘡少禁方
傷哉天道竟茫茫
男兒得遂真誠志
不在輪迴苦惱場

穀甫

古迂客小傳

古迂客爲誰高子墨莊嘗以自署云父訥齋先生三度西湖不知有塵俗事墨莊亦與俗仇性尤樸拙補弟子員學勤無所遇中年館公路浦爲冠蓋輻輳地墨莊時一出游有以酒食邀于路者急忤人叢中避之訥齋先生喪葬來弔者必謝其室閨者辭則望門匍匐稽首而兩窗文存續

至

去沈丈鳧村墨莊童時師工書法一日于肆中見其雫墨手蹟墨莊固欲買居奇者固不應三倍其值而後售製小照大不踰掌科頭跌坐蒲團中其不識者曰此僧也其識者曰此墨莊也喜飲酒詩不多作獨喜示半窩某年祀竈日風雪中攜榼造半窩門酌至暮而罷年未六十目昏眊益謝絕人事日坐斗室中此皆墨莊迂事耳嗟乎古有三疾獨未及迂其實迂卽兼愚矜狂而有之蓋未有不直不廉不肆而可爲迂者墨莊槽狀于機變之巧復不能軟媚窮老佞俚惟欲結廬空谷中則眞古者之民宜乎人迂之而墨莊亦不自諱其迂也故佗

憶八年前共飲篠園萬館篠園乞佗痴僕道人小傳
今已歸道山矣復以數行摹繪迂人其亦蒲團小照

耶愧愧感感 墨莊

極力為迂字寫照 瘦生

崖窾凹凸一具在寫生至此當入神品 穀甫

王生傳 王生傳

王生邑舊家子貧為書肆印書以供母年四十外不娶
而為弟娶曰吾甚貧且齒長不可以累人吾母老又不
可無人扶持也又嘗曰吾往來書肆久矣每見毀零星

兩窗文存續 五

舊本供餽新書用是謂不仁又見購淫辭豔說展轉翻
刻迷惑少年子弟兼及閨閣是謂不法他日若力足設
書肆誓並不為此且將乞為之禁市人聞而笑之生性
拙每避逸就勞人以為愚或以王痴呼之亦不屑較也
母吳邑舊書賈蘇州天章女吳女壻又有王雲瞻者繼
吳設書肆知愛俗邑者舊手蹟與生父為寮壻今其後
皆無人因並及之

雨窗氏曰愚即癡也癡而正愚云乎哉古今來身在事
外而見聞所及以不能有為為深恨者皆王生類也狀
則王生誠可笑也已

吾丘生有如此志而力不能遂得此文庶不沒其志實

甫先生

凡文戒苟佞撫翰求一真傳信迨奕葉風流千載存

瑣瑣雖近市獨善無賤貧匡欲植苦行革澆援奔輪

設使其願遂舉世飲醇源半窩厚史筆白首觀採勤

耆舊悉掌錄直質登微人吁嗟倉粟耳亦足挽千鈞

梧生

悵望千秋一灑淚茶畦

凡人所見不可偏偏近固為儒箴也市人一技謀生

皆與世俯仰不為成見有成見亦無當是非丘生言

兩窗文苻續

善

其所見獨不倍于是非市人所謂偏也豈吾儒所謂

偏哉生所言既不合于市宜合于儒矣儒多自詡為

不偏者或不樂聞生言轉隨市人笑之生其如儒何

吾不知生所見所言兩窗所述所賞及評是傳者所

旁參推及各免于偏否請質諸市人勿質諸儒寬甫

能言者未必能行亦不能使之見諸行生而可以有

為也必不食其言生而不能有為也當于肆中普傳

是言瘦生

感舊詩集題後

吾讀渙洋山人感舊集竊怪郵無一人一詩之入選也

邑東文游臺修葺于渙泮其自記有云來理廣陵多從小
躬往來三十六湖之上又跋西樸詩曰甲辰之獄兄
事白南下士正迎于秦郵是邦人物豈無舊相識者而
無一人一詩之入選何哉意國初時揚郡習俗吾郵
爲樸其勝國遺老潛心理學多不屑事聲韻人敦氣節
恥標榜加以永患頻仍爭性命於鮫鱗僉正人君子
蒿目憂心不暇以餘事見郵無一人一詩見錄于渙泮
其以此與孔云亭山人廣陵唱和詩中郵無一士或亦
職是之故嗟乎士無竹帛動降而俗傳於詩微矣窮愁
潦倒老歿無聞愈可悲矣顧懺惓專壹之士多由賞識
兩窗文存續

五

成名乃既有別裁僞體彰微闡幽者出而持其柄又卒
而同時可以往來投贈而終於交臂失生人遇合之故
有卒不卒存豈不狀哉豈不狀哉迄今讀感舊原序歎
息于歿生契濶音婉以淒雅雨山人後序反覆于天人
時數音慨以慄而爲之刊刻又加小傳一若斯集之不
可已而治熙之交擅詩名而可傳於後者幾囊括無遺
則益歎郵無一人一詩之入選爲可惜也爲可怪也夫
郵果無詩人哉余與同志曾有高郵耆舊詩之刻略見
一斑恨渙泮之不再祀也或曰鏡月興化人移居高郵
姓名載高郵志則郵未始無詩人云云

詩觀載孝則先生詩鄧卽感舊集中人渙泮未採者
或別有故人亦不必皆以詩傳也感舊集中無郵人
而歸愚別裁十五子中樛巢詩獨多可補感舊之缺

郵亦因之生色

自記

說鄉先輩能見其大後世讀之自想見其人必惜其
不附著人以傳恐九京有知仍不任受也

梧生

姜西溟有云我輩人人有集其詩之傳否均未可知
惟當牽連綴姓名於集中卒有傳者卽附載之人亦
因以顯高郵柏熊生字非熊附名渙泮詩集卷尾想
亦風雅中有數人也亦無隻字傳枕善句云姓名箸
雨窗文存續

美

亦關時數諒哉余又爲雨窗進一解

菜畦

拔劍斫地哀歌聞者酸鼻墨瀋淋漓之頃當有精靈

光怪起於其側

寬甫

感舊編詩文質亡升沈友誼闊滄桑各持門戶矜崇

尙回首翻雲覆雨場

國初人輯制
藝有質亡集

雅雨風流爲

續貂冷春前後豔紅橋揚州舊夢誰提唱黯點秋燐

咽玉簫

瘦生

再題王崑繩先生文集後

余之初見先生文也乃邑前輩劉公豫堂鈔本四十餘
篇耳旣自玉延札中知有居業堂文集恨未之見旣見

淮安程二峯年譜中多先生事再傳乏嗣爲先生傷之
既見聖溪集四君子傳先生居一乃知大名表表康雉
年間久矣而全集猶未見也辛丑嘉平澄江夏君蟬廬
贈余以所藏管明府新刊居業堂文集二十卷計文二
百七十餘篇先生文乃得全讀豈不快哉先生身遭多
難極生人不恆有之境流離客死視舍殮者止兄之甥
一人亦蕭條極矣宜乎生平箸述煙雲變滅矣乃百餘
年後其文完好無恙何卒而得此良以感深故國諒篤
君親於當時忠魂貞魄表揚恐後此二十卷實有數十
百英靈環繞呵護豈蟲魚之所得而蠹水火之所得而
雨窗文存續

三

阨也乎且文之顯晦有時先生沒後編先生文者割愛
爲多或具深意要其議論發人所未發實有才識副之
非游談橫議者比則所不得而磨滅者亦先生之文操
之天不過假手管君豈眞管君得而尸之哉所可慨者
先生以九死餘生得遂遷柩之志而其沒也孤櫬金壇
觀其告墓云云若爲之讖狀有管君瑩記先生無後而
有後先生之心傳先生之身不灰則管君之功甚鉅而
王氏瑩記一篇又若做十三陵記爲之卽謂皆感於先
生之文亦可也嗟乎文之未見者何限獨先生文鈔自
劉公豫堂余與友生皆好之以其流寓吾邑不能無感

因有文後題語復因此語爲夏君所見遂得覩先生全集豈非文字緣哉惜不得祀劉公而告之也

記嫌翁以居業堂全集贈余曰是武進薛君梅屏貽余復以劉氏鈔本所載而未見集中者十餘篇鈔寄出屬其轉寄管君繩萊補棊旋接札曰管君不卒未五十歿矣噫天何無意于善人也管君歿後未及二載嫌翁亦沒覆覽茲篇文字之緣苔岑之誼亦生之感不禁悵觸而不能已也

甲辰又記

亦未北湖小志摘鈔記後

少時應試揚州與江都焦里堂循先生識面于客舍未

兩窗文存續

美

暇深叩其所學也先生沒後天文算數諸書墨版流傳亦未得讀近始見所葺北湖小志蓋茶畦翁手鈔本也于其里中人物大節小技罔不載其遺書之未能彙行者摘錄要語以著之其有墳墓可蹤跡者並識之用心可謂厚矣志又載吾邑王文通孫岳林心湛公論文語足端後學志嚮此又其所旁及不獨厚于其里人矣儒生文行卓著生前轉盼寂寂靈骨青山無人表識者何限安得里堂先生一一而載筆哉噫

初彙七言枕善節存三分之一大旨已賅錄存以

誌友益自記

因北湖小志摘鈔記後

甕湖草堂文集

吳萬子鄉賢著

卷二載與李滋菴明府書中

有周毛二生者以義犯難云云周卽余五世祖名一

貫字又曾毛則字堯夫名未詳又孫公年譜同時辨

誣庠友周毛外有車異錫

名象王文肅外祖

王介以王孝成

季日生陳升聞王友涓

名舟殷樊桐以女字其次孫

李頤人李性

徐之端梅和

名守謙上詩

唐再勛李翼子十一人今止異錫

友涓梅和可考餘皆無徵因北湖小志感記于後以

俟他日之有知者

丙午又記

人不疑習貫自善于其

時金陵鄉賢彙傳略書後

發車卓太翁竊吳始其類

邑有鄉賢其賢原不域于一鄉要必有實濟于其鄉者

兩窗文存續

完

鄉之人始俎豆而尸祝之非倖也丙午歲游白下燮園

胡子贈其尊人晚晴公鄉賢錄卓卓大節詳矣卽其解

組歸田言坊行表倡善舉歷久不衰皆實有濟于其

鄉者燮園復因此彙輯祠賢事蹟俾各有攷據讀其自

敘挂漏實多而虛美不敢則求益之誠核實之公可告

往哲而示來茲豈惟不匱之思哉此編似郡邑人人可

效朕或能爲而以爲不必欲爲而有所不能如燮園之

不肖惜其心力吾見亦罕此又可感也夫

稍孫詩記後

詩至今日多矣其畱人間者其人之精神有以畱之而

亦不能無藉于人有友生語余曰稍孫賈先生詩蒼涼
深厚可興可觀近年重槧本不無譌字其中亦尙可割
愛惜未遇其人耳今歲某君欣狀任剗劂因共校勘以
臧其事嗟乎如先生者可謂窮矣而嘔心一卷未沒而
友生刻之既沒而故人之子刻之及今七八十年與先
生不相知之人又刻之則窮亦何負于人哉邑樗巢畫
村兩先生詩近皆有槧本先生何卒而亦有此緣也復
思宋丈東村沈丈鐵崖李丈荆門皆先生后交亦先生
所傾倒今其槧已枉若存若滅間則又安得與先生此
卷並傳不朽也歟

兩窗文存續

本

蔡沈宋兩丈詩近亦槧存其半尙未及荆門詩聞有欲
醵刻李氏四世遺詩者當亦不至泯滅也

丙午又記

思宋與劉念樓書

謀面道殷勤情也未面通尺素亦情也僕于君未面狀
早于靜齋師所贈秋槎雜記義迹山房詩槧中識之又
于實甫先生碧虛齋吟草中識之今歲承寄清芬集十
卷展誦數過不禁茫茫思喟狀歎曰若君者真今之古
人而可于儕輩中求之哉鄙人目未窺賈鄭之書于考
訂訓詁不敢妄有置喙惟秉性癡騃動多感喟凡以爲
不必感喟者往往太息不能去而識淺力薄一切不足

副所以報報於神明無可自問者此也大箸如編纂寶
應圖經文徵詩事等書固已搜羅富用力勤卽此一編
以子孫之職揚祖宗之美準大公之義寓闡幽之誠僕
于雨夕風晨孤燈寒漏時一展觀至半生佗客十載浮
家名實無成則心爲之痛至五歲而孤弱不勝衣保抱
攜持得有今日則大痛至短草寒沙恍如夢寐每誦兄
詩爲之嗚咽友愛之情黃壚之感則反覆欷歔而不自
禁及讀至所述七略齋中家書語聰明子弟可以讀書
更要教他立品好義徒能文取科第不是上乘先哲名
言則又使人悚然配敬此十卷書可以教孝可以化偷
雨窗文存續

空

可以厲名節可以建事功劉氏一家之書卽以爲通都
大邑人人必讀之書可也爲劉氏子弟者日手斯編必
無弁髦先人之理束身檢行善有勸而過知悔卽非劉
氏子弟者讀之亦將自生其水木之思而動其負疚之
良效法無窮之隱其于世道人心豈不重有裨益哉鄙
人讀而茫然思喟狀嘆未面而不能已于言者以此

子情眞語摯動魄搖精信乎文章有神交有道也

菜畦

念樓之文浸淫漢魏六朝不屑屑唐以下此文蒼勁
古質亦有東漢人手意

彥之

入後愷切言之深深款款不知情生文文生情

瘦生

一層深一層一着緊一着醞醞有味勝食水精鹽也

附 答雨窗爲文辭錄于卷四六代劉寶楠

雨窗同門足下曩同以文字受知蕭山相國師于行
卷讀所著制藝又歷覽所輯鄉先生詩文及大箸徵
體文二十年間與芾君噉鷺同有苔岑之感所謂神
交者狀與頃以僕編先集蒙賜袞袞竝題佳什展誦
再三感激泣下僕少孤露長而飢驅抱殘守缺所存
僅此爰爲編纂以成一家之言每念身世茫茫文章
寂寂未嘗不流連歎息自知集一家文不如集一邑

雨窗文存續

三

一郡一省及天下之文所采者廣則守之者衆而傳
之始遠若夫一門著述能保子孫常常印行珍惜而
愛護之乎歲久板爛能逆知有重刊者使久遠長存
乎自付刊後凡印散數百部其過目終卷者不十人
其以爲可以諷誦兼知僕之苦心者足下一人又安
知數百年後有幾本流傳且傳得其人如足下有哀
樂之至性者乎僕念及此覺天地之偏仄也本欲編
集一邑詩文爲文徵若干卷願大力棉屬稟未就退
而編此易于付刊非其本志近以重價購得明一代
揚郡人詩連通凡八巨冊自以爲鴻寶遂生奢念擬

自唐初迄明末凡揚郡人詩共爲總集名曰廣陵詩錄不知此願能償與否將伯之呼將在足下所著詩文仍望見惠各一本附近刻楹書二種各二本嚴寒自重不宣時己亥仲冬

不與寬甫瘦生

士不以事功見猶當以著述見皆不能而僅從事于詩如候蟲之吟末矣雖狀鳳翽于岡鯤擊于海虎嘯于山林聲非不大且遠也而以蟲鳴秋若爲大塊洩噫氣斯人豁胸襟醉夢中擊一聲清磬煩渴時分一匙苦茗安在牆根砌畔之聲絕無足取哉特境不易造工不易言
雨窗文存續

奎

工亦有不學學猶有不工惟以之自遣供愛我者之相視而交相遣足矣年來寬甫集已三五梓余稍有所梓瘦生亦將有梓百餘年後或因一集而互見其名或更有癡如吾輩者見而悅之裒三爲一曰此當日饜社喜癡事癡吟者皆未可知卽絕無其人而候蟲之自鳴自止不以人之喜聽而有聲不以人之厭聽而閱響彼四壁之唧唧能配垂頭之童子而強語乎哉

節短韻長此爲上品

茶畦

結處入勝 人生孰非可憐蟲鳴不鳴異耳鳴而可聽與否更千百載後俱無定評誰喜誰厭又惡得而

知之哉

寬甫

妙論足以破涕

瘦生

癡事癡吟已足多三生不必夢南柯持螯且醉霜天

菊那管秋墳唱若何

穀甫

約瘦生冷話啓

有牽接鄰相看頭白笑種種其奚爲欲源源而得見斜
日將沈書聲暫歇酌五六日之期爲一二條之約瓦鐙
取其清腐羹取其便酒一斤而猶多米雙弓而亦可惟
儉斯恆有踰必罰老懷難遣况是傷心冬夜尤長且消
片刻爾我能如是非他生不必問矣

雨窗文存續

一畝

年年磨墨磨人好友難期夕又晨我亦有心申儉
約腐羹冬菜與蝦仁 煖老溫貧糜爛熟茅柴酒亦

醉糟騰夜燈分外親人甚爲照論心耐久朋

菜畦

語重心長樸屬微至視王秋澗花約尤覺臺臺動人

穀甫

與瘦生

吾輩萬不敢仰企古人而赤子幾希自信未盡澌滅加
以駭癡其性老醜其形宜乎與世不諧愈老而愈拙也
五十前尙有志科名今則闡揚之望絕矣一切有限制
好山好水無限制而老病蹉跎遠遊之望亦絕矣惟願

一二冷雨各無疾痛多一日相見寬一日鬱懷而又得
親見冷雨子弟崢嶸成立他日或以思慕其親者推及
親之友于願足矣冷雨中使皆健在猶可增三四人乃
癡騃相近者多爲陳人枕上思之能毋怛復思數年
來有聞聲相思而天各一方難言把臂卽同居里巷亦
皆有羈縲未便以數見廢事因擬自今以往旬日一聚
各攜杖頭錢于用不吝于事不廢而胸臆鬱者可開學
問疑者可解日升而來未夕而退一月中浩浩陶陶有
此三日固消遣良方亦友朋樂境未知諸君子以爲何
如也而弟與吾子居鄰見易至五日可雙弓一聚則又
雨窗文存續

奎

天假之緣兩人得而私之者矣每讀古人文字述及友
生真摯之情恨不同時卒猶得此中歲之緣各以不材
株守若竟會闊見稀失此現枉直至分手時始歎爲歡
之無日也豈不晚哉豈不晚哉辛丑冬月

百真摯之情淒惻之韻此樂思永矢此言宜不諉

瘦生

來語語從至性中流出抽繭剝蕉心忘手手忘筆筆自

落落紙非我使

穀浦

人字說

篆隸殊形姑弗深攷卽以楷法人字來之左右二畫偶
也二畫不齊偶兼奇也瞿狀曰其中有三才焉一貫三

爲王三才之道獨王貫之人概辭也不責以貫責以兼
增二畫爲天天得人而載增一畫爲大大以人太以兼
三才之人二畫出頭爲夫丈夫人之美稱能人者夫之
離乎人卽入乎禽有陽人而陰禽者不能必其是人
禽故造字者旣以人載天亦以人覆禽而

蟲鳥觀文古失傳貫三推十仗言詮變通點畫饒新

義識字人多幾歎狀義專指事別權輿理窟清談

擴六書不似荆公空字說土皮水骨足軒渠寬甫

天眞實道理緊峭文字神似昌黎師說醫說諸作瘦生

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鐺內煮乾坤穀甫

兩窗文存續

突

一蛛網說蘇東坡字代微內意真妙瘦甫

天宇大矣蜻蛉蠖蠓之屬抑又小矣以至小之物游至
大之宇何適而不可者乃屋角簷端往往蜘蛛布網以
爲之患卽此推之何怪網之爲人患者多哉物皆天生
也而天不盡生生物之物物皆有用也而天亦間生無
用之物蛛布網蠶吐絲皆物之巧者也而一爲廟廊之
繡徽一爲肖翹之阱陷一利人而自害其身一害物而
自肥其身抑又何哉夫網之重者足以亡身輕亦足以
累身非至愚不肯投至智或亦不能避則洵乎網之爲
患而舉足之不易也于蛛乎何尤蘇東坡不責以貫責以兼

極似昌黎雜說

梧生

物爲物患得飽而止人爲物患其術巧矣六翻在霄
織鱗在水網而致之曰多且旨事豈不可以已而終

古未見其舍是是宜質諸齊物之莊子

寬甫

小中見大筆妙得自南華

瘦生

徵茸續感舊文啟

其亦同苦

一限時

老之將至白髮蕭蕭情未能忘黃壚歷歷湖此事搜羅
之始已踰二紀而遙况當時掛漏之多每覺五中有恨
照眼止同一霎不朽幾何刮目即抵千秋有聞或者此
余展轉胸臆咨訪荅岑歷五六年而後敢見之楮墨者
雨窗文存續

宅

也條例仍前集而同志稍多訪來或易言未竟有祀而
笑者曰子猶若是之癡乎試問故紙寒灰誰奉爲枕祕
荒煙蔓草孰弔其沈霾縱爪印之勵存詎遺珠之能免
種種如斯勞勞何益余應之曰唯唯否否今夫貞魂嚼
雪所歷誠艱窮士齷齪其心同苦一則報以馨香一則
化爲燐火以此例彼能毋愴怆况乎薜卞未逢櫝中誰
問光芒儘有精氣難銷或茗發而早凋或繭韜而終老
及余未歿再續前癡尋半蠹之文章一篇一淚悟同悲
子爾我何怨何恩問向蒼天那有可填之海稱從沒世
都爲已蓋之棺慰飄零于旣往厲志行于將來豈無謂

與或有當也客默默而退余卽以爲啓壬寅仲冬

其意因恨成癡其文有淚皆血寬甫

深情無限更爲將來人喚醒雱水

蘿向泉臺誰爲知己泣殘風雨都是愁根君多醒枕

歐心難遣夫寒宵僕本恨人續尾敢貞夫同志瘦生

兩度蒐羅文復詩感傷終欲續前癡秋風屋破人何

在春草墳孤夢有知蠹蝕僅留鴻爪印燐寒權佗豹

斑窺一編遙慰幽泉魄校向青燈淚點垂穀甫

夏嘯門侍講軼事

夏嘯門侍講廷芝受業邑贈公古堂王先生曾祿與文

雨窗文存續 奕

肅王尚書安國爲共學友尚書清直聲振朝右沒後囊

無一錢子石臞觀察念孫幼孤時侍講罷官居里謂之

日子年少宜學師責在吾亦所以報師也觀察唯唯尚

書以宅讓其世父及從兄因無一椽觀察卜居時有華

屋賤價來售侍講曰父以清直著而子高其閭閻是誣

先人也殆不可觀察唯唯時又有爲觀察議婚邗上嗟

商某姓者侍講復以爲非貧士偶觀察皆謹從之侍講

之直觀察之受善言人以爲兩難

兩窗氏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若侍講以爲師報其師

師道立而師學昌其諛豈不高哉至其阻購室議婚皆

卓識正論不止爲一時闕閔子弟範侍講真古人矣吾
邑任松齋吏部基振師爲孫公于宣支蕃孫公沒夫人

冬衣不完吏部典已褻代製且委曲餽遺不絕亦厚于
師誼者侍講之兩昆皆以邑人請得祀瞽宗而侍講未
與吏部邃經學尤以操行著後裔不振邑人有爲請祀
瞽宗者亦未得請階夫

序事簡潔論義允當筆尤古茂白嘯門先生古誼當

時已無兩賴此文傳之敬先人不忘師恩遺訓在子

孫匈肌間亦賴以不泯感感覽甫

古云師道立則善人多謂能以嚴毅率人也今之凌

兩窗文存續

充

厲師長狎侮老成者比比而是重爲人心風俗憂人

以咎子弟之輕儇吾謂責仍在師也此文將獨尋墜

緒之茫茫乎

榮畦

不負所聞意欲傳往哲而詔來者吁可感也入後用

合傳體尤爲語長心重瘦生

邑周翁軼事

邑周翁大定

巨富衛籍歲轉漕北上兌後別僱小舟先回

一日在山東酒肆中見一僧貌與常殊來肆强索酒飯

不與問之則酒債累累矣翁曰但與之酒錢我爲償也

僧不讓穀核立盡罄十數巨觥去翁挈僕登舟行不數

十里岸有大呼附舟者舟子不應呼愈急翁出視之則所與酒食僧也命載之且延入艙僧亦不讓行後數日向翁耳語翁色變問計僧曰勿懼而油數十斤索紬衣寸裂捲作火具盡投油甕中一日薄暮泊舟蘆叢僧謂翁曰寇來矣亟易短衣聯鐵若鎖子左持火具右把利刃當艙門坐命主僕伏艙底三更後連聞叱咤聲金鐵聲水舟撞擊聲霎時寂狀將曉僧呼主僕配笑謂曰不殺人者近二十年聊報一飯德耳周翁載歸酬以厚值不受後圓寂江上巨剎中

雨窗氏曰灰生有數哉朕非翁一念慷慨惡能脫此險

雨窗文存續

李

也又聞有姚姓者業屨于市寒朝有打包僧乞一錢不與且以水澀面僧詢得其姓名而去後姚以市茶失路山中投一庵僧問姓名款畱密室而外扃之姚四顧則壁間皆大書已姓名不覺錯愕憶前事魂悸繞室歪西壁隅有小窗其下絕壁數十丈破窗自投賴草樹枕藉得不死噫周之脫險以一飯姚之入坎以一錢恩怨不在大其可鑑也夫

姚事幼卽聞之老輩周翁則帶山詳述之并及姚姚

致恨不止以吝其根固自吝來也吝繼以忿能免于禍哉或謂姚以雛僧漏洩得脫是命固未絕朕以孤

客開深室中已有必灰之理矣則卽謂姚灰以一錢亦何不可自記

墨采騰奮捫之有棱

梧生

前半序次似查生遇吳六奇後半似大鐵椎傳此用合傳體寫出危聳十分足以誦世警世兩窗可謂不負所聞矣

寬甫

外大父軼事乃自幼習聞于母氏藉佗提撕者得兩窗聯綴成文勝佗譚助多矣願涉世後生皆知警惕

瘦生

晚翠軒記事

雨窗文存續

王

老宅枇杷樹舊矣其以晚翠名軒葵而移栽弗植者具見枸椽記中茲七八年中復補植一株而滋長特易今歲四月結實猶子式嘉摘數枚奉余一見驚喜急供先人栗主前語之曰此果自吾祖母手種始吾父見而思親則可勸孝焉吾兄取以名軒則可厲行焉自兄毀老屋數椽黯狀無色久之汝兄弟始撥一衿而結實適屆其時樹之靈與先人之德與不可忘也余老矣所以承先澤者惟望之後人其益栽培灌溉毋助長毋撥實毋顧名而忘義剝之上九日碩果不食盈虛消息之機其可卒而又可危也夫乙巳夏五

序事簡老而曲盡警後語尤得柳州半山之神

實甫

先生

歡欣事以危悚語出之讀之使孝弟之心油然而生

瘦生

孤懷獨詠深切著明

穀甫

高訥齋先生祭章

代

噫嘻僂佺失此靈光琴尊寂寞松柏彫傷君之初生
嶸頭角孝弟可風友恭不忤既服詩書亦嫺翰略時運
不齊鄉園足樂君性磊落君學沈潛箴銘在室動靜交
嚴恪守庭訓利濟必先寡女兄弟保護周全推以及遠
兩窗文存續

三

匱乏顛連好行其德君實有焉卯歲狂瀾支祈東注長
吏百司倉皇失措一墩議開萬命可慮令已將成鎔恐
難鑄君仗孤誠如泣如訴廼保室廬廼捍墳墓偉哉仁
言功非小補每當豪飲喜述遊蹤不負年少歷歷在胸
六橋萬柳三度扶筇煙霞爲侶山水爲朋高吟朗詠滿
座生風屏諸煩惱了了空空何疑末路碎穀從容準擬
生朝再接芝字胡不少延先期蛻羽

戊歲先生七十有九同人聚杖頭賁往祝余以小病
未與虛先生望番歲三度西湖尤其得意事因存此

文以誌想像

自記

讀書齋題詞

實甫

氣體淵懿如古碑銘

菜畦

祭吳蘭船文

以子之達兮當遊乎廣莫之野騁乎寥廓之鄉乘清風
以上下隨明月而翱翔以子之壽兮雖未享乎大年孟
門太行之勝子顧盼而雷連高談雄辨之士子追逐而
後先彼株守牖下者老死不知其萬千惟苔岑之零落
兮恆根觸而中傷繼嘔心之有句兮焉得酬報之冷章
縱百憂之在抱兮焉得一吐其肺腸顧顛毛之種種兮
虞付託之渺茫何坳壘之能合兮生有願而死償愴髮
嫠之在室兮欲叩戶而傍徨何身後之能恤兮徒抱愧
雨窗文存續

一畫

於情長

語摯情真魂兮欲泣

菜畦

水底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

穀甫

陳母臧孺人哀辭

代

史冊所傳賢女子類皆奇節偉行由于遭逢之不偶至
于所處難用情懇至尤難而事不出乎相夫教子遂以
非奇節偉行而少之豈通論哉今乃于陳母之賢見之
矣按狀孺人為舉人時升副貢時泰母家于揚道光七
年歸國學燕山為繼室時姑氏居年已大耄病而湯藥
沒而喪葬皆孺人佐之性溫淑事上接下咸得其宜狀

此猶人所易及也孺人歸燕山無所出八年而孀燕山
五子一女皆前妻葛孺人出孺人于燕山未沒前保護
如所生沒後益以慈兼嚴諸子皆賴以成立而孺人亦
遂病矣嗟乎人情不能無私女子尤甚經傳所載後母
不慈者多有嘗讀王子崑繩所撰兄汲公行略至于母
忘子爲前子也兒忘母爲後母也至性惻朕使人心動
若孺人之子朕無所出而懇至于非所出之子若女天
性厚而大義明豈非所處難而用情尤難者哉而諸子
所以致孺人之懇至者亦必有道矣孺人素患怔忡今
歲尤甚白門之役二子欲勿行孺人促之曰爾父所望
兩窗文存續

十四

于爾者安在余非猝病奚用繫戀爲迨報捷在門長君
時升袞朕居首孺人曰今而後差可慰爾父地下矣未
幾疾舉輾轉以至不祀年五十有五時泰爲余己亥所
得士今兄弟同以狀來乞哀辭時余抱蓼莪之痛覽之
慟朕不能辭願二子益無忘孺人之賢爲孝子爲良臣
他日舉徽音而播之彤管卽比于奇節偉行何多讓焉

董仿川哀辭

指無林文子次善

董仿川

有勤學君子曰董君余芹譜友也自會元公以甲科祀
家激面軒額至今尙存勤學之風遠矣傳至尊甫蓮浦
公家務殷煩不暇治舉子業時以爲恨子三人君居季

十歲能屬文逾成童卽補弟子員迨由副貢登賢書齒
已近四十屏居教授門內外造就不下數十人加以孝
二人和兄弟篤交游年未三十鸞膠不續竝無妾媵篤
行有過人者而余尤不忘其勤學者何與嗟乎吾曹以
舌耕糊口旣置身于筆硯之地勢不能舍而之他狀貌
合神離者有之牽而撥科第追隨搢紳圭組之班于平
時所習恆不屑措意浮榮嗜好祀而相奪或更重以身
世哀樂之感傍徨牽制不能竟其所學者豈少哉若君
之始終于學吾見亦罕聞其違疾半載中日背誦經史
文藝則其勤于平日可知也今君已開六秩筵諸子聯
兩窗文存續

壹

袂騰騫孫曾嶄狀頭角易簪之日亦復何恨惟念余與
君游庠時皆未及冠共文場數十寒暑及今回首舊游
多已物化而余與君遲暮結鄰不可謂非幸猶欲白首
過從補三生未了之緣而君又不可畱不禁泣下霑襟
也余何足揚君之美惟揭君之勤學爲後人法同學勸
而益增余朋舊之思不殖之愧也悲夫

意在勸學入後纏縣悱惻尤令讀者黯狀

王廼疆注

擬上邑侯文

棲神之地不外肅清事神之道尤宜嚴憚若供臥像非
惟妄也抑且褻甚卽不招延婦女爲汙穢之場亦恐雜

杳香煙有疎虞之失至于舍身塑像并屬荒唐深處閨
中豈可示人顏面未游冥府安所用其服勤俗此惑愚
卽三姑六婆之伎倆引之入廟乃傷風敗俗之見端際
此以修兼創思患預防惟舍舊而圖新自袂除而福集
乞申明禁盡息浮言

此文作于甲辰歲稟成未上以臥像已不供矣猶恐
陋習難除人心易惑存此以代鍼砭 乙巳自記

兩窗文存續

美

兩窗文存續

此文作于甲辰歲稟成未上以臥像已不供矣猶恐

陋習難除人心易惑存此以代鍼砭

乞申明禁盡息浮言

此文作于甲辰歲稟成未上以臥像已不供矣猶恐

陋習難除人心易惑存此以代鍼砭

乞申明禁盡息浮言

